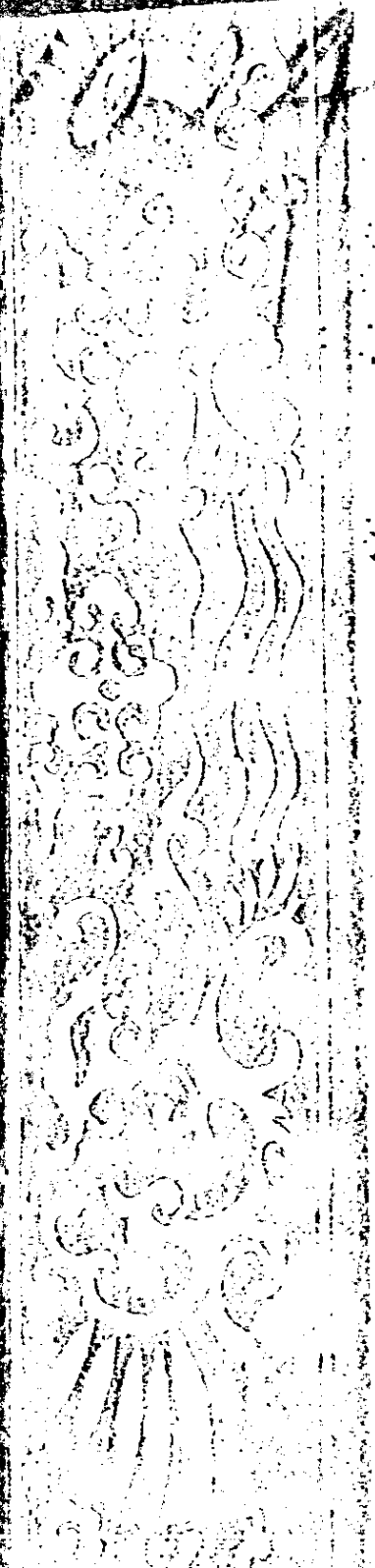


77
1000000000



雜

錄

卷

夏
節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離 離 草

四 幕 劇

夏 衍 著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一) 故事人物，全出臆構，與現實人事絕無關係。

(二) 參考資料：

湯淺克衛——「先驅移民」(小說)(「改造」二〇卷一二號)

島本健作——「再健」(發賣禁止)

長谷川敏——「彌策村與千振村」(報告)(未刊稿)

「週報」(一四三號)「滿洲移民與分村分鄉計劃」

「外交部半月刊」(三十三年二、三月)

楊豐勇——「日本東北移民之檢討」(等)

時：現代。

地：吉林松花江流域，佳木斯東南約一百五十里，土龍山之東，八虎力河以北地區。丘陵森林地帶，平均海拔二百五十公尺，每年無霜期一百三四十日，作物以小麥為主，丘陵間溼地間或可作水田，農民兼事畜牧採伐。一九三二年冬，日寇開始「武裝移民」，就以這地方作開拓中心。十年以來，農民武裝反抗與義勇軍襲擊，有效地阻抗了大規模的移民政策，「駝腰子金礦局事件」，「土龍山事件」等等，至今還是日寇移民談虎色變的事情。

人：蘇嘉 十九歲。

馬順 五十二三。

崔大吉 十五歲，韓國少年。

崔承富 五十歲以上，大吉的父親。

六平俊吉 三十歲，日本移民。

黑田源三 四十左右，移民班長。

村山一夫 三十，移民。

李麻子 馬順家的「抗活的」。

「我」 二十幾歲，一個不肯說出姓名的女性。

張文西 四十以上。

小倫，其他。



第一幕

馬順家的院子裏，四周圍着一圈土牆，右側可以看見屋子的茅草前簷，粗舊的柱子，糊着白紙的花格窗的門，雜亂地放置在簷下的農具—— 壞犁，滾子，腰子籬之類，正中靠右，穿過崩壞了一角的土牆，可以看見遼遠的天邊，聳立的樺樹，白楊，和點綴在這兒那兒的農民小屋。山間殘雪未消。左邊車門，閑置着的大車之類。

清明前的一個比較暖和的下午，太陽開始西斜，院子裏還留着一角陽光。

遠遠的傳來了一陣往地上送糞回來的大車聲音。之後，雷叫，大車和搖幌的人影過去，舞台恢復到平靜。

村女裝束的蘇嘉，和她衣飾不相稱地拿了一本書，從屋子裏出來，走了幾步，用手掌遮着眩眼的陽光，望着天邊。沉默。

她是一個多少帶一點憂鬱的少女，微微斜上的眉毛，長睫毛的眼睛，長蛋臉，衣裝掩蔽不了她知識份子的特徵，特別是她的用語，聲音和舉動。長年的荒涼生活蝕着她的青春，憂慮和想望措淡了她應

有的歡笑，就外表看，似乎已經不止十九歲了。緩慢地，似乎已經成了習慣似的癡望了一下遠方，輕輕地喘了口氣，把手結的毛絨圍兒揀緊了一下。

驚噪的聲音。

李麻子拴好了牲口，拿着糞灘子進來，跟在後面的是這屋子的老東家馬順，高個子，微微有點駝背，典型的北方武人容貌，黑臉膛，濃眉大眼，但是頭髮已經有點斑白了，玄布棉大褂上束着腰帶，拿着旱烟筒，紮脚，布鞋，談話老帶着命令人的口氣。

一進門似乎沒有注意到蘇嘉，口裏吐出了一口壽煙，對李麻子一馬老李，趁天沒有黑，把剩在墻台柵子裏的柵子拉回來吧。（又噴了一口煙）還有，王家溝的那幾口（註一）地上，明兒還得去壓地，土疙瘩多得很。

李（收拾着農具，從順地）是。（走到門口，回頭來）可是，老東家，前天送了糞的那塊（註二）地，今年種什麼？

馬（儘吸煙，沒有回答）

李（帶着笑）照理嘛，去年種了豆子，今年得種小麥才好。

馬（從嘴裏拿下煙管）那來的種子呀？

李（稍停，笑着）要是當家的不高興去，我到「合作社」去登個記，好不好。

馬（停頓了一下，瞪着眼）種了還不是白忙？打了糧，是誰的？人家要你送到合作社去，你能說個不？

李（那是，我說嘛，小鼻子辦事兒，實在辦得太絕，聽說楊家堡子趙大財主的幾十塊地，今年全長着青草，大概打算銀牲口啦。（笑）

馬（不打算講下去了）看吧，只要天氣好，不下雨，遲一點種不要緊。

李（走）嘿，老東家，種點兒大把子煙（註三）怎麼樣？後面大鼻子的那塊草甸子，去年全種了煙，賣得起價，倒是挺不錯，混點

零兒花也不壞啊。(下)

(遠遠的歌唱之聲，蘇嘉上前一步，遙望，馬順回頭來正看見了她)

馬 (堆着笑) 是你。

蘇 (溫婉地) 大叔去看了地？

馬 唔，出去溜躑了一下。飯好了沒有？

蘇 (點頭) 快好啦。

馬 (望了望她的神色) 老站着作什麼？儘望着天……

蘇 (寂寞地一笑) 大吉在唱歌兒。

馬 大吉？唔，那小高麗棒子(走到屋子門口)討厭。

蘇 (微微意外) 爲什麼？

馬 不懂禮貌，到人家家裏來，老是連名帶姓的，蘇嘉，蘇嘉的。

蘇 (展顏一笑) 那是，他說，這樣叫好聽，像個毛子女孩子的名字。

馬 啣，中國人怎麼會叫毛子的名兒？(走了兩步回頭來) 金如兒。

蘇 唔。

馬 你——

蘇 大叔說什麼？

馬 沒有事——(指指她手裏的書) 別儘看書，這麼細的字，看壞眼睛。

蘇 (微笑) 不會。

馬 (若干嚴重地) 我說，你以前唸的那些書，還是燒的好。這幾天又來了一幫鬼子，說不定又會什麼檢查呀，檢舉的。

蘇 這全是些小說書。

馬 唔是小心一點兒好，要有什麼差錯我可担当不起，從前沒有「滿洲國」的時候，大清也好，民國也好，總還有個王法，如今晚兒，鬼子來了，他們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蘇 (很沉低的聲音) 這，我知道。

馬 (略停了一停，感慨之態) 當年，承蘇爺看得起，要俺叫我一聲大叔(停了一下)，我那一天不想起蘇爺！他臨走的時候，叮三囑四的……要我——

蘇 (低頭，用手勢阻止他)

馬 說實話，我怕。你就在這個地方。

蘇 可是(把以下的話嚥下去了)

(馬順還打算講下去的時候，圍牆外大吉的聲音——)

大 蘇嘉——

(馬順望了一眼，正待進去，大吉已經興沖沖地闖進來了。這是一個十五六歲的高麗孩子，天真活潑，日本式的學生帽子，黑呢上衣，腰間束着皮帶，一雙似乎太大了一點的馬靴，一隻手藏在背後——)

大 (流暢的中國話) 噢，馬大叔，您好。

馬 (隨便的點了點頭) 您好，進來坐。

大 你別又。我給蘇嘉掬了點花兒。(拿出藏在身後的一束花來) 蘇嘉，這你們叫甚麼的？

蘇 (迎上一步) 真美，那來的？這是蘭草。

大 蘭草？我們窩棚後面的山坡上，多得很。(把花交給她) 要是您愛，我每天給你送來。

蘇 那不用。(賞玩着手裏的花，斜睨了馬順一眼) 大叔，我們東邊道老家花園裏，這幾天該開滿了花啦，——

馬 (不等她說完) 咳，丟了的，老講着甚麼用？別想啦，好在這兒還有點草甸子——(爲了轉換話題，對大吉) 怎麼樣，你們很忙罷……聽說你們的鋸木廠很發財……

大 噢，日本鬼要蓋木房，我爹忙得很(天真地)，他忙過我就可以溜出來，看看你們，串……串崗(講不下去了，想了想，對蘇嘉) 怎麼講的，前天你教我的那句本地話。

蘇 什麼話呀？串……

大 串個……那是拜訪的意思……

蘇 嘩，（笑）串個門兒。

大 （恍然之態，若干有點誇張）對了，串個門兒。

馬 （禁不住笑了）你很聰明，本地話說得挺好。

大 （孩子氣的驕傲）我是本地人啊，這地方就了幾年啦，可是蘇嘉才不得了啊，我教她我們的話，教過一次，就忘不了。（爲了對馬順表示，拿下自己的帽子對蘇嘉）這叫什麼？

蘇 （若干羞嬌）

大 說呀！

蘇 Mo'za ——

大 （指指她手裏的花）這——

蘇 Goto

大 （對馬）怎麼樣？記性真好，蘇嘉，你學會了話，將來可以到我們國裏去玩……（在木堆上坐下來）好得很。我給你帶路。

蘇 你們國裏？你——

大 是啊。韓國是挺好的，美得很。

蘇 你想去？

大 （這愉快的少年也似乎愛慕起來，噙起了嘴）我不，可是爸真的想去呢，說，這兒也不比高麗好了，高麗有的，這兒全有了……

蘇 那，（逗他）什麼時候走啊？

大 （認真地否認）不走，不走。大家都勸他，爸爸的朋友，全反對他回去的。說，你回去了小鼻子就會要你們大爺去當兵。

蘇 那，你還不是看不到你的國度啊。

大 會的，蘇嘉，等我大起來，我就偷偷的回去看一趟……

蘇 這樣想嗎？（若干理智地）大起來，還要偷偷的？

大 唔，大家全說，平壤——那是我們的老家，漂亮得象你們中國的南邊，爸爸有一張畫片，那才好看，爸看了這張畫老淌眼淚……嘆着氣說，大吉，祇要看一眼，看一眼就好啦。

蘇 (安慰他) 人上了年紀總會想家的，可是，你們在這兒不是過得很好嗎？

大 好？誰說？前天一個鬼子到我家來，把我銀大的一隻磨，帶走啦……

蘇 (試他) 你爸爸不是跟他們很好？給他們蓋房子……

大 那有什麼辦法？這是買賣呀…… (反問她) 你，蘇嘉，你討厭日本人？

蘇 你不討厭？

大 (誇張的否認) 我不？誰說？我打心眼兒裏，一看見李麻子進來，停了話)

蘇 (笑了笑) 打心眼兒裏——？

李 (把一大捆柞子放下，神色有點緊張) 金娘……

蘇 什麼事？

李 兩個鬼子，怕是——

蘇 鬼子？

李 已經在門外了，您，躲一躲，怕是來查戶口的。

(話未完，外面一陣騾噪，叩門，差不多同時，六平和村山進來。六平俊吉 (Musaka Shunkichi)，是一個瘦長漢子，戴黑眼鏡，智識份子型的面貌，神經質的動作與不斷的警戒着的表情。村山一夫 (Murayama Kazuo)，肥碩矮短，鈍感低能，八字脚，走路和站定的時候，意識的裝着挺挺突目的姿勢。兩個人都穿着所謂「移民服」，卡其布棉上衣，縛着綁腿帶的騎馬褲，皮帶束腰，背着大旅行袋，拿一根木手杖。)

六 (進門來，示意了一下山村，隨便做了一下脫帽的樣子) 對不起，打這兒經過經過，進來休息休息的有。

李 (連忙上前一步，給他們端了一張條凳) 你老人家累了，請坐。

六 (客氣地答了禮，回頭對村山) 講話呀，傻瓜！

村 (搔了搔頭，帶着傻笑，好容易說出一句話來) 多謝，多謝。

- 六 (指着村山)他，滿洲話不會，當然，我也講得大大的不好，
(對李)你是當家的？
- 李 不，不，我是作夥計的，我去請當家的……
- 蘇 (用手勢阻止他，但是李沒有注意到，於是上前一步)我去。
(正要進去)
- 六 (連忙招手)忙的沒有，姑娘，(蘇嘉站住，背着他)請坐。我們來，認認隣居。(趨前打算和她握手，蘇嘉勉強鎮定了自己，避開他，回過身來)
(李麻子趁勢匆忙地跑進屋子裏去了)
(六平輕輕地挨近蘇嘉身邊)
- 六 (伸着手)我們新來新來的，請你照顧——(蘇嘉緊張，臉上連一條肌肉也沒有動)什麼？(突然，他的表情緊張起來，好像遇見了幽靈似的，差不多要發出聲來，但是當他發覺了蘇嘉一步步的後退而臉上浮出恐怖表現的時候，連忙把自己控制起來，用不自然的口吻)請問，貴姓貴姓……
(馬順和李麻子急急從裏面出來)
- 馬 (上前一步，嚴正地)她是我的姪女，有什麼事情？
- 六 (心慌)你的……
- 馬 (追問)有什麼事嗎？
- 六 (若干良俱)噯，我們是開拓團的調查班，到貴處來開拓開拓，今後大夥兒，「五族協和」，催朋友朋友的。
- 馬 那很好，(回頭對蘇嘉)進去，姑娘們不能站在門口，
- 蘇 (低聲)唔，(回身進去)
- 六 蘇嘉！(要跟進去，看了看馬順的神色，站定了)
- 村 (走近失了神似的六平)Koitsu senjin kana？(註四)
- 六 (吃了一驚)少講話。
(一瞬間不自然的沉默)
- 六 (爲了打破僵局)你的貴姓貴姓？

(冷淡地)姓馬。

六 貴姓是？——唔，你的那兒人？

馬 (微微一楞)——

李 (連忙帶笑地替他說了)還用你老人家說，當然是「滿洲國」人啦，在這兒滿莊隊已經幾代了。

六 (始終是心不在焉地)很好，很好，我叫六平，Musaka，他，村山，MuraYama，都是好朋友好朋友的，哈哈，再見。(示意村山)

村 (不自然地)多謝，多謝。(下)

(馬順目送了二人下場以後，回頭來，蘇嘉悄悄地出來)

大 (連忙迎上一步)蘇嘉！他——

蘇 (望着馬順無言)

李 (低聲)老東家，瞧樣子，這小傢伙倒還懂得規矩。

大 蘇嘉，他老瞅着你——

馬 (對李)把門關上，你去辦牲口罷，喔，大吉，不早啦，你爸爸在等着你呢。

大 (點點頭，繼續對蘇嘉)可是，你別怕，我爸爸說，這次來的不是兵，是移民。(停了一下)噢，對了，我到旁家去打聽一下看怎麼樣，馬大叔，再見。(走到門口，又回來)蘇嘉，差點兒忘了，這是你的書，很好，可是有許多看不懂。……(從口袋裏取出二本書來交給她，蘇嘉強笑地接過來，點頭，下)

李 (好像還有什麼話要說似的，站在馬順前面，但，看見他神色緊張，便悄悄地走進屋子裏去了)

(沉默)

馬 (望着蘇嘉)金姐。

蘇 (抬起頭來)嗯。

馬 (凝視着她，漸漸地感到悽愴，好一會之後)金姐，我看你還是走的好。

蘇（感到兀突）走？

馬 唔，躲開這個地方。

蘇 爲甚麼？（加上一句）大叔的意思——

馬（感慨地）你大啦，蘇爺走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孩，現在你已經大啦，（望着她）你不能老就在這個地方。

蘇 可是——

馬（攔住她）聽我說，我知道你留在這兒的意思，你沒有忘記蘇爺跟你講的話：「金姐，等着我，我要回來，我一定會回來的。」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

蘇（低頭）

馬 可是，八年啦，八年的日子不算短啊，不知有多少次，我看見你一個人站在這個地方，發楞，我還有不知道，你在望他，等他……（感傷地懷舊）就在這個地方，那晚上下大雪，蘇爺走遠了，你把在我肩膀上，死勁的盯着他……那時候你才十一歲……

蘇（抑制不住自己，攔住他）別講這些，大叔，我難過。（悄悄地用手帕按了一下鼻子。）

馬 我知道，我知道。我，那一天不在心裏誇獎你，到底是蘇家的根底好，我姓馬的沒有跟錯人——（鼓起勇氣）可是，金姐，蘇爺這一輩子祇有你這一個人啊，爲了他，爲了我的責任，你得躲開這個地方。

蘇（有決心地）不，我不能走……（爲了安慰這顆忠心耿耿的老年人）大叔，你別怕，我可以不出門兒，就在房子裏。

馬（搖頭，停了一下）日子越過越艱難，近來鬼子來得多了，萬一讓他們知道了我們底細，那不是——（看一看四周，低聲）我，什麼也不怕，可是你啊，我跟蘇爺這二十幾年，從一個刷馬靴的，混到一個副官，我要對得住他，我不能走錯脚步！

蘇 大叔，你要我怎麼樣走啊！

馬 那，當然也不容易，可是上個星期，小石頭河子的「山林隊」

(註五)幹掉了兩個日本人……

蘇 山林隊？

馬 鬼子是這麼說，誰知道是流子上的，還是義勇軍……

蘇 (覺得高興起來)那，我們更不該走啦，也許他們就會——

馬 (不等她講完)也許蘇爺他們會打回來？可是，等他們真的打回來，這日子怎麼混呀！這次的什麼開拓團來的人數很不少……

蘇 大叔，咱們耐心的等着吧，等到冬天，下了雪，……

馬 冬天，爲什麼？

蘇 (微微一楞，一時答不上來，禁不住笑了)爲什麼，我也說不上來，可是我總這麼覺得，爸爸會在一個大雪的晚上回來……(選着少女的空想)大叔，我常常做夢，一個大雪天，爸穿了滑雪板子……

馬 (不勝感慨)不要說了，前些天我也常做這樣的夢，可是如今晚兒，連這樣的夢，也沒有了……(停了一下之後，抬起頭來)金姐，過了快十年，怕關裏的人，已經忘了我們……

蘇 (也不禁難受起來)不會，(低聲)不會的……

(遠遠的趕牲口的「波兒駕，駕」的聲音，太陽更加沒力氣了，屋檐下融雪的水點子也漸漸的緩慢而終於停止，馬順望了望天，正待講話，土牆缺口處抹過一個人影，喊着「大吉，大吉」的聲音，接着輕輕的扣門聲……)

馬 (走向門邊)誰呀？

蘇 還不是崔老頭兒在找他那位「公子」。

馬 (嘴裏咕着，拉開門，很快踏進門來而殷勤地行了一個禮的是大吉的父親崔承富。短小身材，厚棉襖，黑絨的羊毛毡靴，破舊的呢毡帽，樂天的容貌，細長多紋的眼睛，(看東西時要戴老花眼鏡)下顎部蓄着韓人特有的斑白了的山羊鬚，一副篤信宗教的舊式農民)

崔 馬老先生，晚安，(贊嘆地輕輕的搖搖頭——這是他的癖性)啊

，天氣真好！（對蘇嘉，用逗孩子的神氣）蘇姑娘……

蘇（有點害羞，低聲地）an neung ha sim ni ga？（註六）

馬（不自然地）您好。

崔 真了不得，馬老先生，蘇姑娘說韓國話，說得真道地。難怪大吉每天誇她，三遍五遍。（望了望周圍）怎麼樣，近來很忙吧，地氣往上升了，種了麥子沒有？

馬（始終不很上勁）沒有。

崔（好像發表一個秘密似的）告訴您，我今年想種一點稻子，這一帶日本人來得多了，他們都吃精米，一定會漲價的。

馬（若干反詰地）他們會讓你賣嗎？

崔 不讓賣？不會……不會吧。你聽說了甚麼沒有？

蘇（爲了轉移話題）崔大叔。你找大吉？

崔（誇張地）對。對啦，你瞧我這個人，找到個話棧兒談，就什麼都忘了，他來過沒有？

蘇（點頭）才走，說到前面村子裏去看看，一會兒就回來。

崔 前面村子裏？幹什麼？這孩子呀，老跟我「蒙瞎虎」（註七），我到東他到西，人家都說他機伶，啣，稼莊人，機伶有什麼用呀？（這樣說，可是掩飾不住內心的高興的）照年紀說，十四五歲的半拉子（註八），也可以到地上去打打柞子，踩踩隔子……

蘇（莞爾一笑）你不是說，要讓他唸書，真真做「公子」嗎？

崔（誇大地否認）笑話，那是人家說着玩的……可是（很快地變成正經的樣子）要是在從前，我們本國……

（這時候大吉從門外側身偷偷地進來，對蘇嘉做了一個眉眼，躲在他父親的身後）

崔（繼續說下去）那我一定讓他唸書，讓他當一個「兩班」，講您們貴國的話……

大（頑皮地，突然跳出來）不，我不當……我不會……

崔（看見他的出現，如獲至寶）啣啣，這小東西，讓我來打你……

(大吉逃到蘇嘉身邊)對啦對啦，吉啊，來來，我告訴你，今晚
上，有好吃的……

大 有什麼？

崔 肉餃子——你頂歡喜的，老毛子的做法……

大 當真？(高興)騙我……

崔 (故作嚴重的表情)爸爸那次騙過你？

大 騙過我的。

崔 什麼？

大 前天你說，蘇嘉……

蘇 (好奇)蘇嘉什麼？……

崔 (連忙)別說，別說……

大 (故意作態)你說，蘇嘉討厭我……

崔 (着急)蘇姑娘，別信他，他胡謔……哈哈……好啦好啦，回去
吧，吃肉餃子……(去拉他)

蘇 噯，你去打聽得怎麼樣？

大 對啦，馬大叔！(馬抬起頭來)我去看過一下，他們還客氣……

崔 他們，誰呀？

大 日本人。他們很客氣，什麼也沒有，一個長鬍子的班長，正在唱
日本歌兒，還把糖分給小孩子……

蘇 (逗他)分給你了？

大 我，沒有，(鼓起腮子)我又不是孩子……

崔 (想起了似的)喔喔，對啦，大吉，過來，還有好東西，給你。

大 甚麼？

崔 (誘他)來，來，到家裏給你。

大 (扭着身體有意撒嬌)不，給我看。

崔 (搖搖頭)唧唧，這孩子(從懷裏摸出一個小小的紙盒子來，拿
得高高的)過來，給你戴上，急什麼？(攔住他的手，恭恭敬敬
地把盒子打開來，從裏面取出一個精緻的繫着鏈子的小十字架)

別動，（虔誠地畫了個十字，大吉也低下頭來，讓他將十字架套在頸子上）瞧，多麼精巧——

大 （看了看，歡喜得跳起來）那來的，那來的？

崔 （一半是對他，一半是對望着他的蘇嘉和馬順）那個叫什麼黑田的日本人送的，你瞧，日本人的手藝真不壞，我說，比毛子還好！（大吉走到蘇嘉身邊，拿十字架給她看）

大 蘇嘉，你喜歡？這個送給你好不好？

蘇 （看了看，婉拒）不，大吉，這是……

大 不，瞧樣子，這倒是女孩子掛的，你掛着比什麼人都合式（連忙拿下來，塞給蘇嘉）

蘇 （不知怎麼說才好）大吉，你——收起來，還是你爸爸給你的。

大 一定，一定給你，掛上，掛上……蘇嘉。

馬 （嚴正地）金姐，你不能拿這個東西。

崔 （笑着）唉，這怕什麼，孩子們要好，做個紀念……

馬 （對他）不，這是鬼子給的東西。

蘇 （愀然退後了一步）大吉。

崔 （依舊笑着，可是突然的把聲音放低）咳，馬先生，我說了你別生氣，做人啊，不要太有成見，我說呀，大夥兒都是主的兒女，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還不都是鄰居，都是兄弟，聖經上說：「勸你們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不可分派，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和合」……哈哈，這次的開拓團，我覺得人到都是挺和氣的，黑田班長說，每一家都要來拜訪，（好意地）馬先生，要是他們來的話，總是和氣一點的好……是嗎？

馬 （一半是表示意見一半是敷衍）說實話，講和氣嗎，我們向來就是很和氣的。

崔 那才是主的意旨，你們有句古話，和氣生財。哈哈，好啦，大吉，跟大叔說再見。（愉快故意從嘴裏發出趕鴨子的聲音，帶着大吉下場，回頭來）再見，蘇姑娘。

蘇 (低聲) 再見 (舉手向大音示別)

馬 (鬆了一口氣，回頭來望了蘇嘉一眼，蘇嘉放下手)

崔 (正在門口) 啊，Kuroda_San ?

(馬順和蘇嘉一楞)

(崔陪着黑田原二，村山和六平進來。黑田是一個黑矮漢子，在日本移民界外面不相稱地罩上一件中國式的皮大褂，戴中國式的翻皮帽，濃眉。眼角微垂，絡腮鬍子，村山在黑田前面露出恐懼惴惴的樣子)

(本來打算回去的崔承富，和黑田相見了之後，好心眼地恐怕黑田和馬順之間有什麼衝突，忽然心機一轉，回進屋子裏來……)

崔 好，好，我來跟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才在跟你談起過的三田班長，以前是騎兵曹長，(黑田中國式地拱手作揖) 這位是這一帶最有名望的馬老先生。

黑 久仰久仰！

馬 (遲疑了一下之後，學樣的作了一個揖) 初次見面。

崔 (作介紹姿勢) 這位是馬先生的表姪女，蘇姑娘！(黑田銳利地望了一眼蘇嘉，拱拱手，蘇嘉差不多沒有表情)

黑 (回頭對村山) 來。

(村山恭敬地將捧着一個小紙包送到馬順身邊，馬順有點狼狽)

馬 這——

黑 不成一個意思，這一點點日本的糖食，可是，古話說得好，千里送鴻毛，一點心意，(響亮地笑) 要是我知道馬老先生有這麼一位年青漂亮的姑娘，那我就得送點兒胭脂花粉才對……(又是一陣大笑)

馬 (又遲疑了一下，連連推讓) 萍水相逢，實在不好叨擾。

崔 (過來，代他接過來) 咳，不用客氣，收了收了，今後黑田先生的「隊伍」來了，大夥兒都是朋友……

黑 (看見村山回到自己身後，回頭來對六平問) 馬老先生這兒——
？(六平一直癡癡地望着蘇嘉，於是村山上前一步)

村 Chosa sumi mashita……(註九)

黑 (對部下用的那種有意表示身份的莊重與和氣) 怎麼的，跟你講過多少次了，到什麼地方講什麼話，要不是，爲什麼要在佳木斯給你們開滿語講習班？

村 (不自覺地) Hai

黑 高聲一點，講滿洲話。

六 (勉強地大聲) 是。(立正)
(崔和大吉禁不住笑了)

黑 (回身對馬) 馬先生，請坐，我今天，第一是來拜訪，第二是來報告一個消息，第三，(一頓)是——跟你老人家商量一件事情。

馬 (微微吃驚) 拜訪不敢當。

黑 (欠了欠身) 第一、來拜訪的意思，是表示我對滿洲國的人的敬意，(帶一點演說口吻) 滿洲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打心眼兒裏歡喜滿洲，我從小就主張日滿合作，我願意作滿洲的泥土。(得意地笑) 這是第一點意思。第二、崔老先生也在這兒，很好，我要報告一點消息，近來地方很不安靜，(向四周看了一眼) 刀槍會、山林隊、特別是義勇軍匪，常常受了不穩思想的傳染，一直跟我們移民搗亂，(驟然的對馬) 你老人家，知不知道這一帶有個叫「爬山虎」的張文四——？

馬 張文四——？

黑 唔，(停頓一下，仔細窺察馬的臉色)
(一直在簷下切馬草的李麻子對蘇嘉做了個手勢——)

李 金姐兒，幫個忙——

蘇 (要回身又站住，用手勢要他等一等)

黑 對了，張文四，過去在抗日軍隊裏混過，現在是流子上的當家——你老先生沒聽說過？

馬 (儘量鎮定) 沒有。

黑 那很好，這是一個壞人，專跟日本移民——(補土)和老百姓搗亂的——胡子。我特意來請各位注意，小心這些壞人的行動。

崔 (幫着說) 那一定，那一定，這堡子裏的人，全是安分守己——

黑 那很好。(對馬有意無意地掠了一眼) 咱們開拓團和一切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做朋友，但是對於胡子，「偽勇軍」「刀槍會匪」、山林隊、救國軍、人民革命軍，要把他們澈底絕滅。

馬 (漸覺不耐) 方才你說的第三件——，

黑 噯，對了，咱們隊裏有一件小事情，特別要請你老先生幫忙。(欠了欠身)

馬 (分明是受了很大的衝擊，但是依舊維持着沉着) 幫忙不敢……

黑 你老先生知道，我們移民團碰到一窩很困難的問題，二百五十人住着三處房子已經不够擺佈，加上這幾天消息很壞，刀槍會匪隨時有搗亂的危險，住在那些草房裏，晚上就不免提心吊膽，所以，(頓了一下) 我特意來跟馬老先生商量，暫借這間房子作為開拓團的本部。

馬 這——

黑 不用說，租金特別從豐。

馬 可是——

黑 (攔住他) 這一方面說，你老先生房多人少，這年頭兒，說起來也是不大經濟，從另一方面說，這房子做了開拓團的本部，今後要是有什麼胡子土匪，你老先生的生命財產，就絕對安全。

馬 不，這事情我不能作主，因為這屋子是我表兄蘇某人的祖產。

黑 蘇什麼？他在那兒？

馬 (一楞)

蘇 (一直隱忍着，到這時候終於禁不住了) 他——在營口。

黑 噯，原來是你的老太爺，那很好，營口什麼地方，我立刻打電報去請他回來。

蘇 那不用，我可以作主。

黑 那，好極了，那末我向蘇姑娘請求，可不可以——

蘇 (冷然的搖頭) 不。

黑 (變色) 不行？

馬 (連連接上去) 金姐，到後面去，你不用多管。(回頭對黑) 還有一層理由，這裏有年輕的女人，照咱們中國規矩……

黑 (低聲，可是陰狠地) 請你改正兩個字，照「滿洲國」規矩。(冷晒)

馬 (忍住) 也好，照滿洲——

黑 (攔住他) 馬老先生，咱們辦事兒要爽快，問題要在今天解決，假如我們談話沒有結果，明天我就可以根據「房屋徵用條例」來解決這層問題。那時候——

崔 (看情形不妙，陪着笑臉) 黑田先生，這事情，我看還得慢慢商量——

黑 (虎虎地攔住他，嘴上浮着冷笑) 日本人，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咱們決定了要借用這間房子，因為，房子後面有一間望樓，土牆很厚，穿了孔可以當作砲台，還有，房子裏有一個十公尺見方的地窖，這可以藏軍火。(對馬狠狠地)，我就可以根據這些報告，借用你的房子。來！

六 (立正) 是。

黑 第一班在(看手錶)六點鐘之前，移轉完了。

六 是。(偷偷的望了一眼蘇嘉，下)

黑 (對馬欠欠身) 馬先生，請你充分利用這一點鐘時間，再見。
(大踏步下場)
(緊張的沉默)

蘇 (爆發似的) 不，大叔，我不走，我不走——

馬 (制止她的衝動) 不走，唔，不走……可是——

大 蘇嘉。

蘇 (揮開大吉) 這是我爸爸的——
馬 (警戒地) 低聲一點。
崔 (爲難) 馬先生，我看，事情得聽着辦，我去想辦法……
大 (握住蘇嘉的手) 蘇嘉，你別急，他們有槍，他們會打你——
馬 (低頭不語)
蘇 (催促着他) 大叔！
馬 ……………
崔 大吉，回去，把你奶媽住的房子收拾一下……………
大 甚麼？(一下就明白了) 搬到我們家裏去？好。(高興起來) 蘇嘉，你別怕，我們住在一起。
馬 (自語似的) 不走不是辦法，可是，(低聲而有力) 中國人，要做的事，也一定要做到。(對蘇嘉) 放心，這房子是不讓的。瞅着，看誰能佔這間房子？
蘇 (振作起來走近馬順) 大叔……………

——幕徐徐下——

(註一) 一「日」，或作一「垧」，等於十畝。

(註二) 見前註。

(註三) 煙草。

(註四) 日語：「這傢伙是朝鮮人吧？」

(註五) 九一八後一種初期的農民自衛隊。

(註六) 韓語：「你好嗎？」

(註七) 捉迷藏。

(註八) 初出茅廬的莊隊人。

(註九) 日語：「調查過了。」

第二幕

半月之後，崔承富家。舊式韓國農民住宅，因為他是天主教徒的關係，內部多少帶一點西方色調，這是一間灰黑粗雜的屋子，顯然是馬順臨時寄居的地方，粗笨的炕床，一張幾經修補過的躺椅，胡亂地堆着的馬順帶來的箱籠等物，使人特別注意的是一個神龕從黯灰中露出一點金光，不整齊的畫額，相片等等。從房間格局和布置，可以知道這本來是崔承富的客廳，左邊通前門，門開時可以看到前面的門框，狹廊，乃至院子，右邊有小門通內室，那就是以前奶媽住過而現在讓給蘇嘉住的房間。

上午。相當凜冽的春天，陽光暗澹，不時掠過速度很高的寒風。

幕啓時馬順似乎在整理衣箱，相當警戒，不時注意着左右門外的人聲，很憂急地想了一下，走向右首小門。

馬 金姐！（沒有回聲）

（回身坐下，抱頭苦思之狀。天空傳來一陣雁聲，已經是春天了）

○重新打開已經整好了的箱子，從箱底取出一個白色的手巾包來，注意週圍，打開小包來檢點了一下裏面的一卷紙幣。

（大吉的影子從左手門口掠過，回身轉來探頭張望，馬順很快地把箱子蓋上，等大吉走了之後，忽然想起了似的一

馬 誰呀？

大 （躡進來）有什麼事嗎？馬大叔。

馬 你，看見蘇姑娘沒有？

大 我正在找她——喔，對了，一定是跟老李一起走的，一大早，我看見老李在跟她說話。

馬 （不安之態）喔。——

大 我去找她，有甚麼事啊？（要走了）

馬 沒有，不過，這幾天，外面不安靜。

大 （回身過來）對了，昨晚上，楊家堡子那邊有人打槍，今早有人說，日本人在河邊上打死了兩個——「土匪」

馬 「土匪」？

大 他們老這麼說啊，不是「刀槍會」，就是「偽勇軍」……我去找她，你等一等。（下）

馬 （無聲的咀咒，站起身來，揭開褪色了的窗帷，遠望。）（由遠到近，所謂開拓團團員們的歡聲——

「春天，春天，北滿的春天
昨天的枯樹，
今日已經發芽，長葉，
燃燒的希望，沸騰的熱血，
我們，新日本的創造者，
下鋤，播種，在那巍巍的山丘。」

（步伐聲，「一二，一二」的口號聲，漸遠，再歸於沉寂。冷風

吹着，太陽無力地射進屋子。

（馬順憂慮地回轉身來，正和匆匆地奔回的蘇嘉對面）

蘇（心不在焉地對門外）大吉，等一下，我就來。

馬（望着她倉皇的神色）怎麼樣？

蘇（一時講不出話來）

馬 李麻子跟你說了些什麼？

蘇 李麻子？沒說什麼呀，有什麼事嗎？

馬（平靜下來）我瞧你心很亂。你知道，李麻子這個人，近來很奇怪，——

蘇 怎麼？他——

馬 他，不知道從那兒學會了幾句日本話，（吐棄般的口吻）還年頭兒，講鬼子話的還會是好人？碰見日本人的時候，祇有他挺客氣——

蘇 那倒不，他沒有說什麼。祇跟我說，河邊打死了兩個老百姓，像做莊稼的，——

馬（着急）你去看啦？

蘇 沒有。（繼續說，放輕聲音）說是「爬山虎」派來的——日本人要捉「爬山虎」，懸賞了五千塊金票。

馬 什麼「爬山虎」，還不是老百姓遭殃。金姐，坐下來，我跟你講話。

蘇（依然站着）說呀。

馬（停了一下之後）你覺得，就在這兒好嗎？

蘇（走了兩步，低頭坐下來，理了理鬢髮，然後低聲）我沒有說好呀，可是，不就在這兒又怎麼樣呢？我總覺得，有一天爸會回來——

馬（打斷她的話）好姑娘，別這麼想啦，這幾天，我想了又想，總覺得你得離開這個地方，你走了，我放了心，那時候，要活就活得痛快，（停了一下）要死就死得英雄。對了。（打開箱子）

蘇 (想起了什麼似的) 喂，大叔，大夥兒都說，爬山虎跟關裏有來往的——

馬 (不理會她，把方才的那個小手巾包拿出來) 這兒是一點錢，我替你預備了的盤費，這是我的一點心血，誰也不知道——

蘇 (驟然想起了似的) 什麼，大叔，你要我自個兒走？你吶？你不走？你——

馬 (點頭) 唔，我，得看一看。

蘇 那，那——我更不走。

馬 (用手制止她) 等你離開這個地方，我就放了心，你已經大啦，你會照顧自己，那時候，我就可以守在這個地方，那所房子，那些田地——

蘇 還是甚麼意思？要我走，你倒留下，那——這不是更危險，要是日本人知道——

馬 (不自禁地流露) 我危險，日本人也危險啊！(自制) 我不會對不住蘇爺，金姐，你走，以後的事情，不用管，我有主意。

蘇 那不，我不走。我不能把你留在這個地方。(又轉換了話題) 大叔，要是真的那個爬山虎——叫什麼張文西的和關裏有來往，那不是——

馬 (制止她的話，用手指門外) 有人。

蘇 (回頭看了一眼，仍舊繼續着) 我想，最少可以打聽一下關裏的消息。

大 (跳進來) 蘇嘉，爸去辦了交涉，說房子的事，有了辦法。

崔 (跟着高高興興地進來) 啊！馬先生，蘇姑娘，你們放心，事情都講妥了！

馬 (站起來) 什麼？你說——

崔 事情，總得有個商量，當面一講，什麼事情也沒有了。

馬 他們肯把房子交還——？

崔 (想了想) 唔，可以這麼說，(笑着) 馬先生，事情辦好之後，

你得謝我啊，哈哈，我要告訴你一個祕密——（對大吉做了一個鬼臉）咱們大吉啊——

大 （孩子氣地，怒目制止他）不，你說我就——

崔 好好，還不忙，我先說今天去跟黑田交涉的經過——他很客氣，他說，那一天的事情，完全是一種誤會。

馬 （微哂）唔，這叫做誤會——

崔 （認真的）不，一點不假，這一次他真的非常客氣，黑田說，他們上面來了命令，不僅房子要交還，而且要他來向你道歉，他講話的時候好像很難過，（自得其樂地笑着）這傢伙，一定是挨了上面的罵了，馬先生，人還不總是個人，有時候難免發了脾氣，使使威風，（拍拍他的肩膀）算了吧，饒恕了他。聖經上說，饒恕人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七次，對嗎？哈哈——

馬 （微哂）老先生，你心腸太好啦——

崔 （搶他的話）不，不，人心比人心，人心總是一樣啊！你客氣待他，他就會客氣待你——

蘇 （不願聽了，站起來走到窗前）嗯，就是待他們太客氣，所以連房子也就很客氣地拿走啦。

崔 咳，過去的事，算啦算啦，（對馬熱心地）我再告訴你，（好像發表一個祕密似的）今後他準客氣，因為他說，有許多事情，要仰仗你幫忙——

馬 要我幫忙？（蘇嘉回過頭來）

崔 對了，近來不是常常鬧胡子鬍？楊家堡子的開拓團，昨晚上給放火燒了，說起來，事情也很奇怪，（一邊抽煙，一邊講）三天之前，他們不見了幾只帶信的鴿子，前天晚上，那些鴿子飛回來了，腳上都帶着點了火的洋油棉花，鴿子望草房裏鑽，就燒起來了，（搖頭讚歎）唧唧，想得真絕，這是義勇軍幹的。所以，他們要組織一個自衛團，於是，（望着他笑，舉起一個大拇指來）恁啦，有什麼辦法——

馬 (吃驚) 我?

崔 對啊，他問我，這堡子裏誰最能耐，誰最受人敬重，誰在軍界裏混過——

馬 (急) 那你——

崔 那還用說，當然我得薦舉你啦。——

馬 (嚴重地) 你怎麼說?

崔 (笑着) 我給你大大的捧了一陣，我說，老馬呀，在東北軍裏幹過事兒，流子上拉過幫兒，挺有名望——

蘇 (急了) 大叔，這——

馬 (制止了蘇嘉，勉作鎮定) 那，他怎麼說?

崔 他呀，把手在桌子上一拍，高興得跳起來說：對啊，我正要這麼一個幫手。

馬 (無言，望着蘇嘉，憂急地坐下來)

蘇 (憂形於色) 那怎麼辦?

崔 (莫明其妙) 這不很好嗎? 你幫他們把自衛團弄起來，他們還會不敬重你，那時候，你當了老總，嘿嘿——

大 嘿，(偷偷地對馬做了一個手勢，搖手，然後對崔) 你吶，你打算當什麼?

崔 啣，啣，又有你的話了? 「公子」，好好的唸書，別管閑事。

大 (天真地) 那麼你吶，你管的不是閑事?

崔 (故作威脅之狀) 胡說，越說越裝腔，我不揍你才怪(大吉蹣跚，追了兩步，喘着氣) 好啦，好啦，人家談正事——(他們的愉快正和馬、蘇的憂慮成了一個尖銳的對比)

大 (回向蘇嘉) 蘇嘉，我說——(看見蘇嘉憂懼的表情，便停止了，把笑容收起)

崔 怎麼的，馬先生——有什麼——我方才說的，有什麼使你不高興?

馬 (勉強地) 沒有甚麼? 祇是——

崔 祇是甚麼？

馬 (想了想) 祇是，你把日本人太看得像個人啦。

崔 甚麼？這是說——

馬 (微哂不答，好容易) 過幾天，你就會知道。

崔 蘇姑娘，方才你，馬大叔說——

蘇 (冷冷地) 他說，你太把日本人當作一個人看了。

崔 人？他們不是——

(正在這個時候，李麻子倉皇奔來)

李 老東家。

馬 甚麼？

李 (又想說，又遲疑，望了崔一眼) 沒個啥，你出來。

馬 甚麼？問你呀？

李 (性急地) 今天日本人排了隊到地上去，說是甚麼「開動式」把——(又停止了)

馬 這小子，吞吞吐吐的幹甚麼？

李 把王家溝的那塊地，圍了？

馬 什麼？圍了？(掠了崔一眼，奮然) 我去看看。(重重地) 哼，這是日本人的做法。

李 (跟在後面) 可是老東家，你別，別跟他們——他們全帶了槍——

蘇 (追上去) 大叔，你——耐耐——

崔 老李說什麼？

蘇 (回來，沉沉地) 日本人又是很客氣，把地圍了。

崔 那，一定是老李胡說，他們親口跟我說，祇開荒，不圍熟地——我去看看——大吉，——你在這兒，陪着蘇嘉——(走到門口，忽然又想起於什麼似的) 喔，對啦，對啦，(用手掌輕輕地拍着自己的前額) 我的記性真壞，忘了一件事，有一個日本人，要見見你——

蘇 (意外) 見見我！爲什麼？

崔 (又回進來坐下了，慢慢地) 聽我說呀，別急，唉，瞧你這樣子，聽說日本人就害怕，說實話，有些日本人也是很可憐的，坐下，坐下。(慢慢地，在煙斗裏塞着煙——)

蘇 (着急) 說呀，你——

崔 (始終平靜而悠閑) 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一個日本人，從前在他國內有女朋友(抽煙)。

蘇 (不耐) 崔大叔，過一會說吧，你去看看大叔，也許會鬧出甚麼事來。

崔 不，不，很簡單，你聽，他有一個女朋友，後來，爲了窮，不能結婚，那女孩子的爸爸，把她賣給院子裏去了——那男的傷心得很，國內就不住了，橫了心，當了移民——

蘇 (直率地) 這跟我有什麼相干？

崔 巧的事情在後面，對啦，大吉，你去看看，有什麼事，

大 不，我要聽。

崔 好好，我講完了去，這個人傷心得很，誰也不懂得他心裏的苦處，誰也瞧不起他，到了這兒，情形一變，變了大家怕他，大家討厭他，你，不就是很怕他嗎？

蘇 (決然) 崔大叔，別提我，我——討厭日本人——

崔 慢慢，聽我講完，上次這個日本人見到了你，他像遭了魔，他跟我說，他的那個女朋友，跟你長得一模一樣，他簡直不相信——

蘇 (像受了一種侮辱，忽的站了起來) 不，不，崔大叔，別講了，我——(走到窗口) 不愛聽這樣的話。

崔 (趕上步) 蘇姑娘，聽我說，大家都是可憐的人呀，爲甚麼不能可憐他？爲甚麼？他說，祇希望跟你講一句話，看看你，聽聽你的聲音，讓他做一個夢——蘇姑娘，答應他吧，爲甚麼不呀？

蘇 (斷然) 崔大叔，我跟你說了，我討厭日本人，討厭每一個日本人——

崔 啣啣，這又何必？瞧他那可憐的樣子，我的心，沉得很。（起勁地）你知道，他沒有機會到這兒來，祇有今天，他輪到放哨，可以偷偷的——來看看你——

蘇 （緊張）他要來？這兒？

崔 對啊。

蘇 那我出去。（欲走）

大 不——蘇嘉，你別怕，我倒要看看他，怎麼樣一個人，好嗎？（孩子氣的好奇）

崔 唉，好孩子，看我的面子，給一個冷透了的人一點暖和。在傷了的心上摸一下，不是一件好事嗎？蘇姑娘，日本人也是一個人呀——我答應了他，他就會來的，——

蘇 （低頭沉默，顯然是很苦痛）

崔 （懇求地）蘇姑娘，行嗎？他，不是個壞人——我看他倒是挺純善的。

蘇 （站起來，低頭走到內室，拉了一條包髮用的毛巾，包在頭上，無言地向外走。）

崔 （吃驚）甚麼，你出去——

大 蘇嘉，你別走——

（大吉跟着蘇嘉出去，崔承富獨自茫然的站在屋裏，揉了揉肩膀。正要跟着出去的時候，只見大吉和蘇嘉一步步的倒退進來，蘇嘉退到靠右邊的一張桌子前面站定，兩手反掙桌上，從她臉上和眼裏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一種厭惡，恐怖，和決心混合在一起的神情。大吉也變成異常的僵硬，兩眼直望着門外，偷偷的又斜過來看一眼蘇嘉。

（崔被他們倆個恐怖的神色影響，也驟然的緊張起來。

（一二秒鐘之後，夢游似的，對蘇嘉瞪着，無聲地跟着進來的是六平，他沒有戴黑色眼鏡，從他抖動着的嘴唇，慘白的臉色，失神的眼睛，可以看出一種極度的沮喪，慘淡，淒涼。

(死一般的沉默。)

(好容易他從蘇嘉的表情中看出了無可調和的敵意，低下頭來，從他肩上滑下了舊式的步槍，在地板上發出了沉重的聲音。然後，慢慢地抬起頭來，依然望着蘇嘉——)

六 (用一種帶哭的低聲地) Sumimasen…… (改口，依舊低聲地) 對不起。

崔 (上前一步，柔和地) Musaka-san，她怕，她怕。

六 (失神似的揩了一下額上的冷汗，依舊用低沉的聲音) 怕，怕什麼，我，可怕的沒有。——

崔 你靜靜，你太興奮，你——會吓壞她——

六 (依然夢游似的，好像沒有聽到承富的話。) 我不是一個壞人，不怕不怕的。我想看看你，聽你講一句話，——姑娘——(向前移動) 讓我聽聽你的聲音，——

(蘇嘉的眼睛，從憎惡轉成憤怒，不自覺地退後了一步。)

六 (若干鎮定了的口吻) 以前我有一個朋友，一個可憐的女人，爲了窮，打仗打仗的，她——

蘇 (爆發似的) 站住!

六 (一怔，然後) 這是你的話，你的聲音? (淒厲地) 你，你不能可憐我，可憐我嗎?

蘇 (激動) 出去!

六 (忘我地反覆) 出去?

蘇 我討厭，討厭日本人，討厭你們這批惡狗。可憐? (指着他) 你們懂得可憐? 你們每天在這兒幹的是甚麼? 你們祇懂得殺人，你們——(咳嗽噎住)

崔 (趕上去扶住她) 蘇姑娘，你息息，別太着急。別講這些話——(連忙顧慮着什麼似的搖手。)

六 (茫然站着，提起抖擻着的手來，看了一下，大聲) 殺人? 我，我——

大 (很胆怯地走到他身邊)你，去吧，她怕，她怕你呀——

六 (突然浮出不自然的慘笑)對了，用這雙手，用這雙手——
(逃一般的奔到門口，一手撐在門框上，哭泣一般的聲音)
Yoshiko, Yoshiko, Yurushite, 狗——(啜泣自暴自棄地把頭
在門框上撞了兩下。)

蘇 (背轉身儘命令地)出去!

六 (望着她，依舊像游魂似的退着出去)去，唔，我會去的——

大 蘇嘉，他走了，你別怕。(扶着她坐下來)

崔 (怕他會做出什麼事情，跟着出去)大吉，當心她……(搖頭，
歎息)這是什麼一個世界(下)
(沉默)

蘇 (興奮平靜下去，驟然的疲倦起來，低聲地)大吉，你出去，我
要歇歇——

大 好(窗外一陣風吹來)噤，冷得很，我給你去把點火來。
(下)

(看見他出去了，很快地把門門上，回身轉來站在屋子中央，
透了口氣，天邊又傳來了一陣雁鳴的聲音。緩緩地拖着脚步
走向自己的房間。)

(遠遠的人聲嘈雜。站住，聳耳靜聽，焦急之狀。)

(似乎是一羣人的脚步聲音，已經在場園外面，緊張起來，
想開門出)

(起鬨的聲音。有人喊「躲開，躲開！」)

(突然槍聲一響。沉默，人們逃散的聲音。)

(脚步聲，已經在門外了。)

(承富的聲音：「他不在，真的，他不在。」)

(叩門的聲音，相當急促。皮鞋聲。)

(承富的聲音：「蘇姑娘，開門吧。別急，我去找他。」)

(蘇嘉很快地打定了主意，迅速地把屋子裏望了一遍，跑進

自己屋子裏去，很快地在她手裏拿了一把剪刀出來，藏在背後，走到門口去把門拉開。)

(闖進來的是神色緊張的黑田，崔承富，稍後，端了一盆炭火的大吉跟在後面。)

崔 (笑臉，但是掩飾不住緊張) 不騙你吧，不在家，蘇姑娘，您大叔不是——

黑 (銳利地把屋子看一遍，把自己鎮定下來。對蘇嘉點點頭) 唔，蘇姑娘，馬先生出門兒去了。

蘇 (差不多聽不出聲音) 是。

黑 那很不巧，有點兒事正要向他請教(大踏步走進屋子裏，很注意地走到蘇嘉的門前，有意地用腳把門輕輕踢開，看了一眼，然後回頭來，對蘇嘉) 對不起。(對門外做了一個手勢，一個人的腳步聲出去了) 蘇姑娘，可不可以給我一杯熱茶，要是有的話，當然挺好。——

崔 (連忙陪着笑) 我去，我去拿，黑田先生。(很快地出去，蘇嘉不覺恐怖起來，大吉站進她身邊)

黑 (自己檢了地位坐下來，開始抽煙，然後用手揉揉面孔，耳朵，自言自語) 真是他媽的鬼天氣，清明過了還是零下十度，(抬頭，不懷好意地望着蘇嘉) 蘇姑娘，穿這麼少的衣服，不冷嗎？

蘇 (低頭不語)

黑 (噴了一口煙) 可是，今天倒是個好日子，從今天起，這地方就可以和平了。

崔 (拿了一杯酒進來，恭恭敬敬的遞給黑田) 喝一杯酒暖一下，班長——

黑 (站起來接了酒) 讓我們乾杯，慶祝我們的勝利，慶祝這個堡子的和平。(一飲而盡)「爬山虎」落了網，什麼山林隊，義勇軍，就不敢在這一帶有搗亂了。

崔 (吃驚的) 帶了花的那個就是「爬山虎」？

(蘇嘉暗嚼吃驚，大吉和她耳語)

黑 差不離兒，百分之八十可靠，有把握，其餘百分之二十，那就要請教一下馬老先生。

崔 (不很理解他的意思)問他？這是說——

黑 準不會錯，不過爲了慎重起見，總得確定一下，換句話說，在宣佈之前，還得驗明正身才妥當，才完全——

崔 喔嚶，可是，(望着他，停頓了一下)黑田先生，我看——

黑 (很快的)甚麼？你看——

崔 不像吧。

黑 (狠狠地)爲什麼？

崔 我在這兒住上幾十年了，流子上的人，我也看過不少，可是(笑着搖搖頭)從來就沒有有一個在流子上當家的，像這個模樣兒——

黑 那，你不懂得胡子跟義勇軍的差別，我告訴你一個祕訣……(村山跑步而來，站在門口)

村 Hokkoku

黑 (故意平靜地)講吧，用滿洲話。(瞟了蘇嘉一眼)

村 姓馬的，在地上，有。

黑 請來了沒有？

村 來了，有。

黑 請進來吧，要有規矩。

村 哈依。(向後轉，出去。)

(蘇嘉焦灼地要走向前去，又站住了，很快，馬順氣沖沖地大踏步進來。掩飾不住的怒氣，和分明是受了屈辱而無可宣洩的悲憤，望見黑田在屋子裏，顯然地氣衝塞起來，站在他對面，像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

蘇 (連忙上前去扶住了他)大叔，你累了，歇歇吧，瞧你的臉色……(回頭對馬)有話，改天說吧，你躺下——

馬 (一手擋開了蘇嘉)不，話，倒要說個明白。(望着黑田沒有舒

口氣)「當日窮」，沒有關係。

黑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十分恭謙的態度打破了緊張的場面)別這麼說，馬老先生，一切請你包涵，兄弟有眼無珠，今天特地來向你負荆請罪。(又是拱了拱手)過去的事，全是我的不是一一

馬 (意外)這，這是說(後退了一步)——

黑 對於房子的事，祇要您一句話，我立刻可以要他們搬開，反正，讓小子們露宿幾天，鍛鍊鍛鍊，也是一件好事。哈哈……

馬 (失却了爆發的對象，有點茫然，看了看蘇嘉，不知道他們方才講了些什麼，正要開口)那麼——

黑 (逗引地)祇是，問題解決了之後，我想馬老先生院子門口，掛上一塊牌子，「自衛團本部」，那時候，整個堡子裏的滿洲國人，俄羅斯人，朝鮮人，日本人，都要仰仗您的保護——

馬 (恍然大悟，連忙)那，可不行，做莊稼的人幹不來這種事情。

黑 (滿臉堆笑)好說好說，你老人家太客氣，少說一點，從佳木斯到東興鎮，這一帶誰不知道你老人家在軍隊裏的日子久，在流子上的朋友多……加上(奸險地望了一眼)

馬 這全是旁人的胡說……

黑 (攔住他)好好，這事擱下不講，好在，團隊組織起來，您老先生一定會當仁不讓。現在，讓我們辦一點愉快的事情。今天兄弟的運氣不壞，打到了一頭常常在這山裏出沒的猛虎，久仰你老人家精於此道，所以特地帶來請你鑑定一下……來人！

馬 (不解)什麼？

村 (進來立正)哈依。

黑 把爬山虎和另一個帶進來。

村 哈依。(轉身，下)

馬 (驚訝，不意地衝口而出)爬山虎？

黑 一點不錯，鼎鼎大名的義勇軍首領，也許他打算來打這個堡子，可是古話說得好，天網恢恢，自己先落了網，(得意)活的，而

且還陪上了一位醫案夫人。

（話未說完，所謂「爬山虎」和一個女人被押着進來。出於意料之外，「爬山虎」清瀟瀟，小鬍子，久未修剪的頭髮，短鬚，額上微有傷痕，藍棉大褂，像一個教書先生的模樣，衣服上隨處沾着泥土，顯然是經過了追逃和打撲，但是態度自若，甚至於沒有緊張的神情。跟他一起被押來的女人寬額修眉，膚色細淨，長圓臉子，還有一雙特徵的眼睛，平時柔和到使人感到溫暖，但是當她眼角向上，或者感到什麼激動的時候，奇妙地會從這和煦的眼睛裏發出不可侵犯的威稜。身體似乎並不十分健康，有時可以看出疲勞的神色，穿着村女服裝，但是只要留心觀察，就可以知道是一個有相當教養的知識份子。

（差不多在場的人都受了一種很強的衝擊，或者是由於同情，憐憫，或者是出乎意外，驚駭，被注視的兩個人進門的時候略略把室內的人物看了一眼，接着對這些人似乎就失去了考察的興趣。一直仰坐在椅子上的黑田這時候站起身來，一邊留意着這兩個人和馬順間的表情反應，一邊略略欠了欠身，冷哂地向馬順介紹）。這就是方才說過的咱們的收穫，馬老先生，請你鑑定一下，這位是不是流子上綽號爬山虎的，義勇軍首領張文四隊長？

馬（直率地）我不認識，我不能辦這種差事。

（爬山虎聽到這話，才悠然地掠了馬順一眼，這時候正和馬順的視線碰在一起。馬順好像受了衝擊般的立即緊張起來，不能控制自己地上前一步，對他上上下下地打量，而「爬山虎」除去最初兩人視線相遇的時候有若干反應之外，立刻恢復到平靜，甚至努力想避開他的視線……）

馬（眼裏發出異樣的光）你，你是……

黑（顯然是非常注意他們兩人間的反應，可是不動聲色，兩手插腰，站着。）

馬（意識到黑田在注視他，在這一瞬，不知怎樣處理才好，看見「

爬山虎。若無真事的表情，這又使他混亂起來，茫然，望了一下周圍的人，好容易控制了自己轉向黑川，用一種抑制了的激動聲音說）這，就是你說的「爬山虎」？

黑 （微啊）不像嗎？你說，幹這種工作的人，會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臉上？（想是似的）喔，對了，這一類的事兒，多少總還有點祕密，唔，崔老先生，可不可以請你暫時讓我跟馬老先生兩個人佔有這間屋子？還有，對於哥兒姑娘們，這場戲並不好看，還是請到外邊去溜躑一下……

大 （看見他爸爸準備出去了，孩子氣）可是爸，我要看。
黑 （半強制地走過去摸摸他的頂）你不好看，也看不得，「公子」！哈哈……（崔帶着大吉出去，然後對蘇嘉淑做了一個「請」的姿勢）怎麼樣……

蘇 （坐着不動）這是我住的地方。

黑 囉，（笑着）那也好，好在這兒也還有一位女客，可是得先請你原諒，我的動作有時候會非常的粗魯。（坐下來）好嘍，馬老先生，你覺得……

馬 （在這之前他仔細觀察了他的對象，打定決心，所以這時候他顯得頗為鎮定，用若干反攻的口吻）這就是你說的爬山虎？

黑 不會錯吧，咱們化了幾個月的工夫，上萬的金票——也有了相當確實的眼線。

馬 不會錯？

黑 最少是百分之八十乃至九十……

馬 （突然爆發似的哄笑起來）哈哈……

黑 （一楞）什麼？

馬 （好容易忍住了笑）你化了冤枉錢，你買了假貨，哈哈……你把「爬山虎」看得太簡單了……（又要繼續他的哄笑了……）

黑 假貨？這是假的？那麼（尖銳地）你認識「爬山虎」咯？

馬 （平靜地）我不認識爬山虎。可是我認識你用大價錢買來的這個

假貨……

黑 （真有點惶恐起來）你認識他？

（馬順的話對於在場的人一齊的是一個大衝擊，蕭嘉走到他大叔身邊，又駭怕又好奇的望着對面的這個奇怪的人物，「爬山虎」反射地抬起頭來，望着他，揣摩着他的用意，連一向石像一般不動聲色的那個女人也露出些微驚異的表情）

馬 不僅認得，這小子還是我的一個不成人的親戚——（上前一步，指着他）三喜！你還認識我嗎？

（被叫做「爬山虎」和三喜的那個人反射似的抬起頭來，眼睛發出光來，忘記了兩只手被縛着，差不多要上前抱他似的掙扎了幾步——）

三 啊，你是順舅舅……

（出乎黑田意料之外的場面很快地展開，驚異和疑惑支配了他，退後一步，望着他們。）

馬 （斥責似的口吻）誰是你的舅舅？你還算是來給我丟醜？我姓馬的沒有當胡子的外甥——想不到你這螻蛄子也會當土匪！

三 （性急地辯解）我沒有做壞事啊，舅舅，他們認錯了人，把我當作胡子。

馬 （更加嚴厲）那麼你到這兒來幹嗎？不是說你在關東州混得很好，我這個莊稼人的窮舅舅，你該早已經斷了腳路了。

三 不，我就是來找你老人家啊！關東州的舖子，兩年前就收拾了……

馬 （回身）我不管你，我也不能管你，你去塞牢，你去鑿刀，你去當什麼「爬山虎」吧——

蘇 （一直好奇地凝視着他們，這時候迎上一步，低聲地）大叔，他是？

馬 （怕他講出什麼話來，擋住了她）你別多管！

三 順舅舅，我就是爲着來找你呀，好容易找到老房子，瞧模樣像換

了主兒，天黑了，我不敢進去，轉個圈到後面去張望一下，就這麼——

馬 (緊緊地)她是你的媳婦兒？(指着那個女人)

三 若干不自然地一頓)不，她——

黑 (冷靜而尖銳)說呀！

三 (望了一眼黑田，正要開言)

女 (更冷靜，更尖銳)我不認識他，他跟我沒有關係。

(這回答似乎出於大家的意料之外)

黑 (冷笑着)好得很，啞吧開口，肯講話，總是一個進步，你叫什麼？

女 (低聲而平靜)我就是我。

黑 我？也好，你就是你，那兒人？

女 (停了一下，突然的)中國人。

黑 這是講溜了口，還是有意？不是「滿洲國」人？你沒有講錯？

女 (很平靜)沒有。

黑 那很好，(一半對馬順)我的買賣沒有完全白做。(狠狠地对三喜)你從那兒認識她的？她叫什麼。

三 (望着她，不十分有把握地)在，在東興鎮……

女 (冷靜的臉上，幾乎是浮着微笑，對三喜)多謝你，帶了我一段路，還累你不明不白的受了冤屈……

黑 (兇狠地)閉嘴，沒有問你。

三 (鼓起勇氣來)我跟她是同路，以前不認識。

黑 (帶有深意地)以前不認識，那現在呢？

女 (平靜)以前是同路，現在是路人。

黑 (沉重而有深意)叫你閉嘴！誰要你講話？

女 (安詳地笑)要人閉嘴，有時候比要人講話還難。告訴你，欺負一個沒用的買賣家，算不得英雄。

黑 (粗魯)你以為我不會「欺負」你嗎？你以為我方才的態度，太

文明了一點？（忽的從靴統子裏拉出一根馬鞭來，照她頭上呼呼的打了幾下，回身來，把鞭子輕輕地放在桌上，搓了搓手，悠然地坐下）

（黑田的鞭子好像打在一件沒有感覺的東西上面一樣，女人安詳地站著，除了眼角微微的皺了一下，和口角更加緊閉了之外，幾乎沒有別的表情。她的眼睛發出一種光芒，這英雄氣概以一種森嚴的力量迫使蘇嘉流下了眼淚，不顧一切地奔到她身邊，無言地扶着她，用才揩了眼淚的手帕揩拭着她臉上的血蹟，女的看了她一眼，掙出了一絲笑容，用手輕輕地推開了她）

蘇 （禁不住了，用一種哭泣的聲音）大叔，你講講話，你……

黑 （依舊是悠然）有話在先，蘇姑娘，我的舉動有時候會非常的粗暴。好吧，（大聲）人來！（腳步聲，村山推門進來，大吉很焦急地候在門口）把她帶下去！不准任何人跟她講話。

村 哈依。

（女人回頭來對三喜望了一眼，——這是意義深長的一眼，是告別，是激勉，是深藏在英雄主義的根底裏的人情。回身出去，但是一開步，立刻眩暈起來，幾乎撞倒，大吉和蘇嘉差不多同時奔過去，但是村山狠狠地用一只手叉住了她的膀子，拖一般的把她帶下去了，門發出很響的聲音，關上。蘇嘉悲愴地回來。）

（沉默）

（門外，好像什麼東西倒在地上的聲音）

（蘇嘉一怔，低頭飲泣。）

（黑田慢慢地摸出紙煙來，在桌上重重地敲了幾下，用手掌抹去了桌上的煙末子，然後點着了煙，噴了一口，凝視着馬爾——

黑 那麼，你方才那一段談話的意思——（等着對方的反應）

馬 （反視着他）什麼？

黑 （有力地）是在證明這位令親不是真的「爬山虎」。

馬 （自若）我沒有請你不把他當作「爬山虎」。你把他拿去宰了，

埋了，這都可以悉聽尊便，可是，這麼一來，認爲「爬山虎」已經死了，那倒，——（忽然住口，大笑）

黑 （若干意外）馬老先生爲何大笑？

馬 嬾娘子換了老虎，焉得不笑？

黑 （似乎很動心，把椅子拉前一步，低聲地）嗚，那麼，有什麼法子可以把真真的「爬山虎」帶到？

馬 我早就說過，做莊稼的辦不來這種差事。

黑 那麼，（想了想）關於自衛團的事——

馬 （不理，停了一下之後，搖頭）

黑 （想了想，在後莫明其妙地笑了一陣，站起身來）好吧，這一定是我姓黑田的來意不够誠懇，今後我一定每天都來請你指教，直到你老人家看出我的誠心。（行了一個禮）那麼，再見。（預備走了）

馬 （意外）那，（指着三喜）這個人——

黑 還用說，既然是您的令戚，就請你留下。

馬 不，還是請你帶走。（故意）這年頭兒，分開了幾年的小子，我可不敢負責。

黑 帶走？爲甚麼？交給你，不是挺妥當嗎？他不可能離開這個地方，你也不會讓他再去冒險。（始終是有意逗弄）好吧，馬先生，請你把他留下，請你（加重語氣）以自衛團團長的資格，把他留下。哈哈，再見。（大踏步下）

（一瞬間的沉默。）

（馬順很快地走到門口去望了一下，回來，以一種狂喜的表情，抱住了被叫做「爬山虎」的這個漢子。）

（蘇嘉最初是驚愕，但一瞬間之後立刻會意了，很機伶地把窗帷拉攏。「爬山虎」也以驚喜的表情迎着他的擁抱，然後，馬順來不及解開他被捆縛着的繩子，兩手抓住他的肩膀，用激動的聲音——

馬 王秘書，怎麼的？你會被當做了「爬山虎」啦……

王 （笑着）雖則不是老虎，我真的爬了不少的山啊……對不起，攛這鬆了！

馬 瞧，我快活糊塗了。（一邊解縛，一邊叫）金姐兒，拿把剪刀來。

王 （低聲）金姐？蘇團長的姑娘？

馬 對了。（把繩子剪斷了）好，你坐下來！慢慢說……好好（對蘇）我跟你介紹，這位是我的老長官，王秘書，對了，方才對不起，胡說了一陣子，把你當了外甥……

王 說實話，我怕得很，怕你……

馬 怕什麼呀，

王 怕你講的對不上頭，哈哈……蘇姑娘，我們見過，你還記得，蘇團長四十大慶的那一天，你騎馬，你騎的是誰？

蘇 （嬌羞）我全忘了，王大叔……

王 當然，當然，已經快十年了……日子過得真快，金姐兒已經長得跟我一樣高了……哈哈……

蘇 （一邊聽着話，一邊慌忙的從別列器裏（註一）倒了一杯茶）王大叔，你太累了，請坐。（侍立在旁邊，想從他們談話中知道點事情的發展）

馬 （不勝感嘆）可不是，當年還好漢，舉千斤担的馬副官，現在也已經算不得挺脫了……啊，王秘書，你也老得多了，特別是養了「沿口」（註二）……對了，你快跟我說吧，事情怎麼的，會給他們帶住，你——？

王 我，怎麼會？（機警地把屋子裏掃了一眼）沒有外人。

蘇 不會有的，大叔。

王 不敢——。我呀，怎麼會給他們帶住？太不小心啊？太冒險了一點，這地方，我照理是不該來的。

馬 那麼你真是——

王 別管他們說什麼，我反正是個日本鬼不歡迎的人物啦……哈

哈——

(窗外有剝啄聲)

蘇 低聲一點，我去看看——

馬 那麼？

王 等一等。(蘇嘉看了回來)

蘇 (怯生生的)可是，爬山虎不是叫張文西？

王 (禁不住笑了)現在什麼東西都貴，只有取個新的名兒，還不用本錢，哈哈。

馬 (嚴重地)那，王秘書，你好大胆呀，這一帶要捉你，懸了五千塊金票——

王 五千塊金票？哈哈，那漲得太快，去年我聽說，還祇值兩千塊哈大洋(註三)吶——

蘇 (忍不住了)王大叔，你一定知道——我爸爸的消息——

王 喔，(神情不自然起來，望了一眼馬順)蘇團長嗎？唔唔，我知道。

蘇 (興奮起來)他在那兒？

王 他——

馬 真的，我糊塗了，你說……

王 (聲音混濁)他——很好，很好，他一直想着你們——

蘇 (追得很緊)在那兒？

王 (對馬順使了一個眼色)話講起來，長得很，馬副官，咱們過一回兒再談吧。

蘇 不，我要知道，他在那兒，爲什麼——

王 我說，我說，五元，可是你——(黯然)

蘇 (預感到不吉，可是性急地)你說，你說，我不——(忍住了下面的話——)

王 我這次來，一半是爲了要解決這一次新來的「開拓團」，一半是爲了來看看你們，蘇團長一直惦着這個地方，幾次他自己要來，

我們勸住了他，這太危險了，可是他，一天也沒有忘記你們，——直到他（低頭）最後——

馬（愉然）怎麼，你說，蘇爺——

王（愉然，可是莊嚴地）唔，他成仁了。——他活得英雄，死得勇敢，（停了一下）我們的部隊一天天的強大，他沒有死——

蘇（伏在桌上，飲泣）

馬 金姐，金姐——

王 不用哭，金姐，不用哭，我們會替他報仇，不讓鬼子——

馬（好不容易掙扎出話來）王秘書，那是甚麼時候——

王。去年冬天，下着大雪，大股的敵人來搜山，那時候團長正在生病，——他，爲了一定要讓幾個掛了彩的弟兄先走，來不及撤退，我們在山溝裏拚了三天，他中了兩彈，（幾不成聲）可是，我們五個人，一直打到最後一彈，——他帶着笑，低聲的說，「可以歇歇了」，我在他身邊。

馬 沒有旁的話？

王 對了，他說：「累了馬副官，太久啦。」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停了一下，走向蘇嘉）金姐，你別傷心，蘇爺不回來，我們的部隊會回來的，我們在一起。

馬（爆發似的）好，我姓馬的拚了，王秘書，金姐兒交給你，我不去砍他十個八個，不姓馬了，——

王（一把拉住了他）噓，還算什麼？咱們還有事情要幹，還有大事需要幹，坐下來，商量一下，第一，方才的那位女英雄，非救她不可——

馬 喔，對了，她是？——

王 我不能說，——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們必須想法子救她才對。（走到蘇嘉身邊）金姐，別太苦了，你去歇歇，我跟老馬商量一個辦法。

蘇（站起來，抑住了悲痛，堅定地）王大叔，把我算在裏面，祇要

用得着我◆

王 (豎起大拇指)好，一定。

馬 她是誰？

王 我不能說，我尊重她的意思，不能說她的名字。

馬 (坐下來)那麼——

蘇 (慢慢的走到門口，好像聽到了什麼聲音，很快地推開了門)
誰？

(王與馬順回頭)

蘇 (門裏，聲)你，你在幹什麼？

(門開了，可以看見大吉從窗框上爬下來，用手背擦着眼淚。

蘇 (陪着他出來)爲甚麼呀，瞧你——

大 (用手背揩着眼淚)爲了好玩兒，我從窗外面爬進來，想看看他
(指着王)，對不起，我不該聽了你們講的話，蘇嘉，我看您哭
得傷心，我——

王 (警戒用眼睛閃了一下馬順)。

馬 不相干，這房子的小東家。

蘇 大吉，不可以的，聽別人謔話，好啦，你爸爸在找你吶，快去。

大 (想起了似的)喔，我進來時候，還看見了日本兵——

蘇 日本兵？那時的？

大 那叫黑田的走的時候，叫人看住這個房子，還有——

蘇 還有什麼？快說呀！

大 (低聲，似乎有意講給王與馬聽)他們說，明天有許多日本兵要
來。

馬 你從那兒知道的？

大 聽他們說呀，說有義勇軍要打過來，所以——(看見王對他警戒
的神色)可真是，你別怕我，我知道你是好人，(低聲地)我，
也是討厭日本人的——

王 (沒有理會他，忽然站起，似乎很憂慮地)糟，一定他們得了什

慶情報——

馬 (同樣嚴重地望着他) 你們打算?
王 唔。
馬 那(欲言又止),
蘇 (拉了大吉的手) 大吉, 我們去外面看看, 又有什麼花樣? ——
大 好, 跟着我, 往後面走。(二人出去)
馬 那, 你們打算——(停一停) 真有這個打算?
王 (點頭, 不語)
馬 那一定是——他們得了風聲, ——(背着手走了幾步) 唔, 還不行, (站住) 王秘書, 你走吧。
王 (微微的點了點頭) 本來嘛, 既然他們有了準備, 我們也得有個新的佈置, 可是, (抬頭望着他)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一走, 那不是累了你——
馬 (勃然) 王秘書, 姓馬的老弱, 可是也還有一股忠義之氣, 你太把我看低了。
王 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是還有蘇姑娘……,
馬 (脾內復生之感) 我可以護送你們出去, 我還付老骨頭, 也……
王 (攔住他) 不, 我們不能讓金姐兒太冒險, 加上……(沉吟不語)
馬 還有那位女英雄?
王 對。
馬 (想了一想之後, 堅決地) 那麼, 你走, 我有辦法。
王 辦法?
馬 唔。
王 你講一講, 辦法是——
馬 (附耳講了幾句, 停了一下) 最少我可以拖他三天。
王 他要你替他組織自衛團, 你答應了他沒有?
馬 沒有, 就在這一點上, 我有話可說。

王 有把握？
馬 有，你別擔心。
王 好，那讓我們商量一下走的辦法。
馬 唔。（思索）
王 （走了幾步）很難。
馬 這房子周圍，怕會有人看住。
王 這之外……
馬 林子背後有一條小河，過了河——
（話未完，大吉拉了蘇嘉的手，跑進來，站住——
（馬順把話停止，沉默）
大 （噤起了嘴）馬大叔，你，這就是太看不起我啦，爲什麼老怕我呀？我不是壞人，我不會把你們的事情講出去，說實話，我對這位先生很佩服，（走向王，小孩子講大人話）你別告訴旁人，每個韓國人的心，都是討厭日本人的。
王 （點點頭）這我們相信，特別是韓國的孩子，都是很勇敢的。我們那裏有許多韓國的年輕人，他們都很勇敢。
大 那，馬大叔，你爲什麼老不相信我吶——
馬 （無辦法地笑了笑）大吉，不是這個意思。
大 （上前一步）方才蘇嘉已經跟我說了，要我——守祕密，我一定不說，好嗎？一定。
王 好，好得很。
大 （高興了，對王）那麼張……喔，王先生，我不知叫您什麼好？我問你一句話。
王 甚麼？
大 （附耳，孩子氣的嚴肅）你打算走？是不是？
王 （有點窘）誰說？
大 喏，你又怕我啦，（孩子氣地）我方才已經聽見了，可是，（起勁地）要是你真的要走，那我有辦法。

王 (將信將疑) 甚麼辦法?

大 鋸木廠有輛大車，今天晚上要趕到河邊去。

馬 (眼睛一亮) 誰押車? 你去嗎?

大 只要你們相信，我送你去——(向着王)

王 你不怕?

大 (作態) 你問蘇嘉，我從來就不怕，對了，我認識路，那條小河上的冰，怕還沒有化。

王 那很好。

蘇 (連忙) 可是，你別讓你爸爸知道，他不會讓你走的。

大 還用說，——要是行的話，那，馬上準備，(蘇屋角) 找出一雙小馬靴來，穿上)

王 (一面整了整衣服，一面對馬) 那麼老馬，你無論如何，得小心對付，唬弄他，最少要到明天晚上，否則，我來不及擺布。

馬 (複一遍) 明天晚上。(想一想) 好。

王 (想起了似的，很重地) 對了，還有，你得想法子帶封信，給她。

馬 誰?

王 方才那一位，沒有名字的女客。

馬 怎麼說?

王 (想了想，一個字一個字地唸) 你說，包米麵三斗，如期一定送到，要她小心自己，最好自己備一點柴火。

馬 (不明其意) 這是——甚麼意思?

王 (笑了笑) 你別問，告訴她，她就知道。

馬 好，(低聲唸記) 包米麵三斗——

大 (整理好了對王) 走吧，要快。

王 好。(正要走，好像聽見了什麼聲音似的聳耳靜聽)
(遠遠地有軍隊步伐之聲。)

大 兵?

蘇 (用手制止他，走到窗邊去望)

(沉默，王走到大吉身邊，無言地伸出手來，大吉興奮地和他握手。然後退後一步，向大家行了一個軍禮，樣子嚴肅到使人發笑。)

(步伐聲)

蘇 (充滿了感激與愛情)大吉，你，要小心。

——幕徐徐下——

(註一)俄式熱水器

(註二)幫口用語，鬍鬚。

(註三)哈爾濱通貨。

第三幕

當日夜間，一個春寒的晚上。與第二幕同一場所。刮着相當大的風，陰暗的煤油燈祇照明了一個小小的圈子，舞台顯得空虛寂寞，馬順把一塊樹樸丟到火爐裏，火光跳躍了一下，一切又靜止了，遠遠的犬吠聲，馬順長長地透了一口氣，拿旱煙管抽起煙來。

蘇嘉爲着拂遺似的打着毛絨織物，悄悄地從內室出來，直到馬順身邊，他才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又像遮掩自己的焦灼似的低下了頭。

蘇 大叔。（下面沒有話了，把手伸向爐邊去烤火）

馬 （動也不動一下）還不去睡？

蘇 爲什麼還不回來？

馬 （心不在焉地問）誰呀？

蘇 大吉去了很久啦。

馬 (攔住她的話) 急有什麼用? 你先睡吧, 我…… (才看了她一眼, 這是慰籍的意思) 等他。

蘇 睡? 那來的瞞呀。(無言, 背轉身慢慢的走了。)

(老式的自鳴鐘打了八下)

(馬頓打了一個哈欠)

蘇 (回身過來, 無精打彩的坐在他面前, 搓搓手, 用逗起對方情緒的調子) 我們找個新棧兒裝吧, 冷得很。

馬 好吧。(無言)

蘇 (用眼睛催促他講話)

馬

(很遠的戒兵喊口令的聲音。兩個人不期然的對望了一下, 沉默)

蘇 (二三秒之後) 大叔, 那女的——

馬 (依舊是心不在焉的口吻) 誰?

蘇 那個不肯說出自個兒名字來的女人啊——

馬 喔, ——

蘇 他們會不會把她…… (望着他)

馬 (欲言又止, 終於搖了搖頭, 嘆了口氣) 咳, 了不得, 這樣的人。

蘇 (多少的振作) 也許王先生他們會求救她?

馬 (依舊打着起興致) 那才好啊。

(重新沉默了。風聲愈尖峭了, 門戶發出格格的聲音。不知那兒有一把匙在鎖孔)

(蘇嘉很蹣跚的起來, 收拾了被褥, 回進房子裏去。

(目送她走了之後, 靜靜地從自己的箱子裏取出一個小包袱, 鄭重其事地將他打開, 從遠至近的馬蹄聲, 車輪軋凍地的聲音, 聳耳靜聽, 漸漸的明聲。輛大車在前面停止了, 把小包袱藏在枕下, 將燈火捻亮了點, 正要開門出去的時候, 蘇嘉已經拿着一支明子從內房出來了。

蘇 (欣喜地) 一定是大吉回來了。

馬 我去看看。(正欲出去的時候)

大 (輕輕的叩了一下門，高高興興地挨身進來，看見蘇嘉，很快地) 蘇嘉！好得很，噓，這鬼天氣，把手也凍破了，(說下手工接着手)

蘇 (焦急地) 怎麼樣了，說呀……

大 順利得很，完全成功。(看了看四週) 我要他躺在車箱裏，上面堆了木板，和一些鉛皮。大車裝得很滿，出堡子的時候，日本兵隨便的看了一下，火把跟他講了一句日本話，說：「給你們蓋房子的」，他擺擺手，就過去了(坐在火爐邊，拚命用勁的說那雙小馬靴)。

蘇 那麼，你送他到……說呀……

大 (故意作態) 瞧你，急得個甚麼樣兒，人家半個身子都凍麻了。

蘇 (笑了笑) 好好，我跟你一杯茶來，好孩子……

大 (裝着大人口吻) 有酒嗎？馬大叔。

馬 有。我來……

蘇 (攔住他) 不，過會兒給你爸爸知道了，不捉你才怪，喝茶吧，我給你加點兒糖……快說呀，送到了……

大 (好不容易把馬靴脫下來，換上前幕脫下來的氈靴) 瞧，全濕透了，(低聲地) 人把下貨的時候，我吹了一下口哨，這是我跟他約好的，他便悄悄地爬出來，誰也不知道，我帶他到林子裏，爬下坡，糟得很，那條小河的冰已經化了一半，過去的時候裂了幾次，響得很，馬靴全漏了水，唧唧，好容易過了河，他，就不讓我過去了，說了一句再見，就進了搗子房。

蘇 他就這麼走了。

大 不走等着日本人才捉？

蘇 啊的，算你能耐，講呀，我說，他沒有說別的話？

大 說了。

蘇 說什麼？

大 我不說。

蘇 (哄他) 好好，說吧，大吉——他說什麼？

大 (現出感傷的表情，看了一眼馬順，然後) 他說，要你離開這個地方，躲一躲。

蘇 躲一躲(沉思)？

大 (很快地) 你——買都要走嗎？

蘇 (安慰他) 到那兒去呀，大吉，不走的，你放心。

大 (憂慮之態，茶杯拿到嘴邊不喝了)

蘇 爲甚麼？大吉。

大 (低頭)

蘇 說呀！好——

大 我——(瞅着她) 我不信，你們準會走的。

蘇 (微驚) 你——

大 (天真的傷感) 你們走了，我就孤零零的……

蘇 大吉，我們——(住口)

馬 (注意着他們，有意地站起來) 真的冷得很，我得喝一杯酒，暖
和一下……

大 (癡癡也，幾乎不聽見)

蘇 (走進他，溫柔也) 大吉。

大 唔？(仰望着他)

蘇 (低聲) 你——真是個好孩子。

大 (站起來，央求) 那，你別離開我。

蘇 我，我非說不上來，我，感謝你。

大 (上前一步，雙手握着蘇嘉的手) 蘇嘉！

蘇 (避開他的眼光，低頭，幾乎聽不出的聲音) 唔？

大 我跟你走，好嗎？

蘇 (微微出乎意外) 什麼？

大 (措迫) 好嗎？

蘇 你，……年紀太輕，你不懂的。

大 (鼓起了勇氣) 我懂，我懂，蘇嘉。

蘇 (避開他) 怎麼的，大吉，你，你的眼睛……幹嗎在哭呀？……

大 (用手背揩淚) 沒有，沒有，……

(馬順進來的聲音，蘇嘉慌忙掙脫了大吉的手)

蘇 大吉，你累了，烤烤火吧，(自己鎮定) 怎麼的，王先生走了之後……你說呀！

大 (望了望馬順) 他

馬 (把一杯酒遞給大吉) 怎麼樣？

大 (四處張望了一下，然後鬼鬼祟祟地) 我告訴你，他們的人多得很吶——

蘇 (興奮) 什麼？

大 梢子房那一邊人多得很，黑黝黝的，數不清——加重：他們都有槍。

蘇 當真？

大 (白了她一眼) 你瞧，又是，我又騙你——

蘇 噲噲，今晚上怎麼啦，瞧你的神氣——大吉，謝謝你，你替我們(！)做了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明天陪你去散步，採摘骨花，好嗎？

大 (天真地高興起來) 好，一定……

馬 噓！(靜聽)

(遠遠地崔承富在叫「大吉，大吉」——)

蘇 回去息息吧，你爸爸在叫——

(大吉頭皮地躲在門背後)——

崔 (邊叫，邊走，叩了叩門進來) 對不起，啊，大吉這孩子呀！瞞着我，到河邊去送木料——真是——大吉從後面竄出來抱住了他父親)

大 真是什麼？

崔 啊呀，這孩子，沒有禮貌，半夜三更的——又在這兒胡鬧，好好，走吧——

馬 早吶，忙的是啥——

崔 不，不，這孩子——

蘇 大吉，回去吧，你也累啦——

大 那麼，明天早上——

蘇 （點頭）

大 一定的●

蘇 好，晚安，明兒見。

大 （啾啾嘴）不。

蘇 （嫣然一笑）再見。

大 （很有禮貌地）再見。

崔 晚安，主祝禱你們。

馬 晚安，明兒見。

（崔陪了大吉出去）

蘇 （想跟馬說些什麼似的）大叔——

馬 不早了，去睡吧。（緊張鬆弛了之後的疲倦）

蘇 嗯。（頓了一下）大叔，方才大吉說，他們的人多得很。

馬 （點點頭）那是一定的，要不，日本人爲甚麼要派兵來。——

蘇 （起勁起來，打算談下去）那麼您看，他們就會來嗎？

馬 （勾起了心事似的）那就得看——

蘇 我說，他們一定會來的，不是那女的——

馬 （阻住她的話）金姐，你，記住王秘書留給你的話吧，

蘇 甚麼？（會意了）嗯。

馬 要快！晚了會出毛病。（望着她）

蘇 （低聲的）好吧！我想一想。（回身走了）明兒見。（拿着明子進去。）

（舞台變成暗淡，馬順走了幾步，從枕邊取出方才的小包包來，

打開取出一張褪了色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那是一個舊式東北軍軍袋的中年軍人的半身照片。把它恭恭敬敬的放在桌子中間，除下帽子，對着，癡望了許久，低下了頭，好像是在默禱，不禁悲從中來，無聲地用手掌揩了一下眼淚，坐下。）

（隔鄰·崔承富和大吉唱着愉快而和平的晚禱之歌。）

（馬順口中唸唸有詞，像在默禱，也像在起誓。）

（一個聲音遠遠地傳來，漸漸的形成了—隊人的整齊的步伐，一步步的接近，一步步的增加了馬順緊張與焦慮。這聲音終於形成一個混雜的騒音，門外，乃至屋子前後布滿了人的急促的步伐。馬順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很快地站起來，把照片塞在懷裏。作萬一的準備——

（叩門聲）

（崔承富驚問之聲，脚步声和推倒物件聲。）

（粗暴的拍門聲，馬順打算去開門，發出很大的聲音，黑田已經一脚把門踢開了，大踏步進來，後面隨着戰慄的崔承富，穿着睡衣的大吉）

（黑田這一次是穿着移民服，皮帽子腰間掛着一把大手槍，滿臉殺氣。走到馬順面前，站定，從上到下地將他打量了一眼，喘着氣，凝視着他，一二秒點之後，然後）

黑 （浮着冷笑）很好，還沒有睡。對不起，再打攪您一次。方才交給您的那個人，請你交出來檢查一下。

馬 （鎮定了一下自己，把手掌按在胸前，冷冷地）我，可沒有替你看守人犯的責任。

黑 很好，那麼你已經承認，他已經走了？

（蘇嘉頭髮零亂，胆怯地從內房挨門出來，站在門邊）

馬 （反攻似的，將黑田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然後，從鼻孔裏）哼
哼——

黑 什麼？

馬 你要我組織訓練，那只有我的辦法。不解決張文西，這一帶休想平安，不派個人去，張文西和他的部下，會自己跑來跟你和解？

黑 你打算招安爬山虎？

馬 打算這麼辦。

黑 (縱聲大笑：哈哈——我是小孩了？我今年三歲？我這麼容易上當？哈哈——(驟然的斂住笑聲，嚴肅地)告訴你，我已經從那個女人的關係找到了線索，(狠狠地一瞥)這文件證明！(一字重於一字)爬山虎張文西，就是你的那位親戚。方才據報告，張文西已經走了。你……(陰險地)還有什麼話說？(一頓，不等他回答，看一看手錶)沒有話了？那麼我要檢查一下，有什麼值得研究的東西？(回頭)來！

(村山，和兩個陸軍正裝的兵士進來)

(蘇嘉總到檢查這句話的時候，打算回進自己的房去——)

黑 (制止她)站住，經驗證明，娘兒們有時候比漢子還要厲害，站出來。(回頭)以相當客氣的語氣對兵士：把這房子檢查一下。

(兵士和村山分別檢查，粗暴地翻箱倒櫃，蘇嘉屋子裏桌椅推倒，用具被打碎的聲音。)

(每個人的臉上現出悲憤的神色。)

(村山爬上桌子，打開神龕——)

崔 (奔過去)這動不得，(回身來對黑田哀訴)這是神像，請你——

黑 (好像沒有聽見，對村山)誰叫你住手的？

(村山更粗暴地將神龕亂攪了一陣，把一些器具丟在地下，承當惶恐恐懼之餘，祇能向着神龕跪下，畫着十字——(村山，和一個從內室弄出來的兵士將一個衣箱打開，從衣服中翻出了一些本子——貼着圖畫和照片之類的本子，夾着一些郵票，香煙畫片，大吉很快地奔過去。)

大 這是我的，別——(很快地被推開了，踵了幾步，)

黑 (上前去把那本子接過來，看了一下；冷笑) 你的？我看，你們也不乾淨。(一半是對翟) 你別糊塗，你是什麼身份？哼，我對你們太客氣。(用手指示他們繼續檢查，把本子隨手丟在尚有餘燼的火爐裏面，郵票和畫片散亂滿地。

(大吉要去拾，已經燃着了，沒辦法地一張張的檢着那些畫片之類，差不多要哭了。

(黑田走到蘇嘉面前，想用手去拾蘇嘉的下巴，觀察她的表情，蘇嘉猛地拂開了他的手——

黑 嘿，很厲害。可是我——

(話未完，一個兵士搗出了大吉的那雙溼透了的小馬靴，拿到黑田身邊。)

兵 Koitsu ayashi-na。(「這有點怪」)

黑 (把小馬靴拾起來，看了又看，馬臉緊張) 唔，溼透了，還不久。誰的？這是。

馬 (很快地搶着大吉的話) 我的。

黑 (望了望他) 唔！你的？你踏過腳麼？這樣小嗎？很好——

大 (搶着說) 我的。(馬驚愕)

黑 (冷笑) 那才對了。你的。你從那兒去了回來？

馬 (搶上去說) 跟他沒有相干，一切我負責任。

黑 你負責任？唔，很漂亮，可是，責任太大，你負不了。 (對大吉) 想不到，你也是同黨，好得很，這是一個發見。(兵士們檢查走了，有的拿了一些信件之類，用手指示他們出去，然後對大吉銳利地) 你把他帶過了河？是嗎？

大 (孩子氣的低頭) 我沒有帶他，我自個兒——

黑 (出其不意，一出手，大吉臉上發出清脆的聲音，躡了幾步) 不是你帶的？這(指那馬靴)就是證據。

(大吉這時候才真真的感覺到嚴重，開始怕了，躲到他父親身後)

大 大吉，你說呀，你有沒有——

黑 （兇暴地）哼，過了河，好厲害。可是，我不相信他能够逃走，來，（村山）把他帶走。（村山抓住大吉，大吉孩子氣的圍着桌子進避——）

馬 （挺身而出）你抓我，我在這兒，是我放的，別連累他。

黑 （拔出手槍來指着大吉，大吉縮做一團，村山抓住了他）帶走！（然後放低聲音，黑明的嘲弄，對馬）很好，很好，你別說，有你的份兒。（再回向崔）崔承富，不是我不講交情，這是戰爭，戰爭裏面沒有情面。

大 （抖縮）爸爸，爸爸——

崔 （向黑田哀告）黑田先生，這孩子——有什麼過錯！

黑 （粗暴地一手攔開他，對馬順和蘇嘉宣告）張文西走了，你（指馬）沒有走，你（指蘇）沒有走，你（指崔）沒有走，坐堡的人沒有走。（一頓）我要人，我有辦法。今天不帶到張文西，收拾一個，明兒帶不到，兩個，後天，四個，這是一種幾何級數的增加。誰還想活，誰還想看看這個世界，誰就得想辦法，帶出祕密來，或者叫張文西來自首。（加重一句，聽清楚）沒有？（對村山）帶走。（冷酷地望室內看了一遍，大踏步下）

崔 （瘋狂似的攔住了門，哀求，黑田先生，看我面上，饒了他——）

大 （掙扎，爸爸，爸爸——馬大叔——）

黑 （眼視着崔，將他膝頭一把抓住）你，你這——yobo（註一）

崔 他，他還年青，他才——（話未完，已經被黑田用力地提起來像投擲什麼東西似的推倒在地上了。）

村 走！（拾着大吉的後領，推出門去）

（崔很快地飛起來，要追出去，從門外對着他的是一記閃亮的步槍上的刺刀，崔後退）

（門外大吉的聲音「爸爸，爸爸，——我怕，我怕——」漸漸的

遠去了。)

(從混亂中恢復知覺，承富帶爬帶滾的撲向馬順)——

崔 你，救救他，救救他呀——他們會打他，他們會吊他——他受不了，他受不了的。

馬 (沒有話可以安慰他，也沒有法子可以表示抱歉，咬着牙，忍住。)

崔 (絕望之餘，回向蘇嘉)蘇姑娘，你，你得說句話呀，蘇姑娘，他，——他——

蘇 (想找些什麼話來安慰他，但是，終於講不出話來，眼淚流下來，旋轉了臉)崔大叔——

馬 (終於忍不住了，爆發似的)我去！(奮身奔向門口，扯門，可是門已經反門上了，用力拉門)

崔 (瘋狂狀態，鬚髮零亂，奔向窗口，狂喊)救救，救救呀——

崔 (遠遠地人聲嘈雜，夾着婦孺哭泣的聲音。室內的人電擊似的突然停止了動作叫喊，死一般的屏息，靜聽。

(似乎有許許多多人被驅出到露天來了，聽不清楚話，一個日本人在高聲說話。

(好不容易掙出一句話來，茫然的神情，嘶啞的聲音)甚麼？(蘇嘉很快地爬到窗框上，稍稍地揭開一點窗簾子，望着窗外，驟然眼睛發光，緊張起來，但一瞬間之後在她臉上出現的是異樣恐怖的神情，稍稍的回了一下頭)——

蘇 大音……

(馬順和崔機械地奔過去)——

崔 什麼，什麼，大音怎麼樣——

(話未完蘇嘉從窗上失神似的滾下來，馬順抱住她，她巴在窗口，低低啜泣。)

馬 金姐！金姐——(好不容易把蘇嘉扶起來，蘇嘉用手指着窗外——)

(正在這個時候，門呀然開，進來的是精神頹唐，而眼睛裏露着恐怖表情的六平。大家一怔，很快，崔承富像得救了似的奔上去)——六平先生，你，你

六 (無言，用手推開他，嘴唇在抖，一二秒之後)請出去，參觀。
(凝視着蘇嘉)參觀參觀的，他們叫你……

馬 什麼？你說——(上前去)

六 (不是在說，而是在唸)出去，參觀，(嚥了一口氣)外面殺一個人——

馬 (不懂他的意思，橫了橫心，直奔出去)去你的，(揮開六平，六平很快地從腰邊取出一把大手槍，對準他，把他驅回來，可是手槍的槍口在抖動，馬順退回，似乎在準備突擊)——

六 (退後一步，指著蘇嘉)你，你去，去！

蘇 (一楞，但很快地打定了主意，昂然走上去，攔住馬順)大叔，我去！別怕——我正要看看(有深意的)你要緊，——

六 (指着門外)去！(低聲)不要怕去，——(用手指指自己)

蘇 (較為堅定的口吻)大叔，小心自己，(昂然而下，六平跟出，門上門之聲)

(沉默。

(崔走向神龕前面，跑下祈禱。

(馬順無目的地坐下來，兩手抱頭，看到了散亂在地上的大吉的郵票本子，畫片之類，隨手拾起來，一張，又一張，——

(遠遠的喇叭之聲。崔茫然，夢遊似的一步步的移向窗口，眼睛漠然地望着前方。

(突然，吹號聲，大家緊張，接着是一排槍聲。二人同時一怔，馬順幾乎是一跳。崔把眼睛轉向着他。似乎是在探問。馬順禁不住刷的跳起來。

馬 大吉，大吉——

崔 (似乎是到這時候才理會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像從全身抽去了

所有氣力，驟然全身鬆軟地坐下來，口中發出不明晰的聲音）大音，大音——

（又是一個日本人遠遠地在講話的聲音

（人聲中雜着低聲的哭泣）

馬 （慢慢地走到崔的身邊，撫着他的肩膀，正要講話——）

崔 （慢慢地抬起頭來，漸漸的用苦澀的但是明白的語氣）我不能饒恕，不能，上帝也不能饒恕的！（講完了這幾句話之後，感情又衝塞起來）他，他還年青，他祇有十五歲。——

（門呀然的全開，李麻子扶着蘇嘉進來，六平依舊押在後面。蘇嘉面色蒼白，頭髮零亂，睜着眼睛，咬着牙齒，她的表情已經不是恐怖，不是哀痛，而是一種從心底激發的憤怒了。李麻子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來，馬順迎上去，崔承富望着門外，期待着什麼意外。

李 老東家，別跟他講話了——他要——

馬 （驟然的感到李麻子這個人的可疑了，忽的站起來，惡狠狠地對着他）你，你這——

李 （使個眼色，甚至於不要使崔知道）耐——耐，大事要緊，大事要緊——

馬 （不懂他的意思）甚——麼？

李 （低聲）挺脫一點，等到明天，（暗示地）明兒晚上。

（蘇嘉望見了承富，站起來，走近他，把手裏的一個繫着鏈子的十字架無言地遞給他。

崔 （反射似的握了一個十字，接過來，深深地吻了一下，喃喃地）他，他——

蘇 （低聲）他很平靜，崔大叔。

（黑田帶了兩個兵士進來。望了一眼，李麻子跟在六平後面退出。）

黑 （傲然地站定，然後）這是一調榜樣！（一頓之後，對馬）你很

個強，但是，很好，可是我的任務，就在消滅你們的這種倔強。

（馬軍拔不住要爆發的樣子，蘇嘉輕輕地用手阻止了他。）

黑 帶下去，讓他們看一看，想一想。

（兵士正要去押他們，承富慢慢地站起來，無言，一步步地出去，把充滿了無限忿怒的眼光投射在這些野獸們身上。）

（蘇嘉跟在後面）——

——幕下——

（註一）F 本人對韓人的輕蔑語。

第四幕

第一幕馬順家後進的圓頂糧食「倉子」，正中後方，有一扇粗笨的門，其餘左右都是泥壁，右手前面轉一個灣，是通到地窖去的窄路，陰暗，荒涼，壁上掛置過農具的地方，都已經只剩了「遺跡」，自從「壘屯團」佔領了這房子之後，顯然已經經過了若千的修葺，例如唯一的一扇窗子已經用木板釘死，還加上一些鐵皮，這已經是一所臨時監獄，地上是幾堆麥稈，……

下午。——這一天正是日本的「天長節」。

幕啓時，祇能看到黑黝黝的兩堆人影，左邊是縮成一團的崔承富坐在麥稈堆上兩眼直瞪，手被拿着那個小十字架，像木頭似的動也不動。

右邊，一張破木凳上，坐着消瘦憔悴到幾乎不可辨認的馬順，雙眉緊皺，從深窪了的眼睛裏放出一種兇光，這樣子使人聯想起一頭求鬥的困獸。入口的門邊可以看到蘇嘉的背影，好像祇從門縫中看到些什麼。

再右，通往舊的路口，燭着另一個人，看不清什麼模樣。

沉默。

一陣風聲。分辨不出這是什麼時候。

馬順突然站起來，好像有話要講，但是向四圍打量了一下，找不着講話的對象，表情便慢慢的從激忿變成了悲愴。看見蘇嘉的背影，分明是受了很大的激動，低頭，一聲長嘆。

蘇嘉聽見他的歎聲，回轉身來。她也憔悴了許多，鬢髮凌亂。

馬（從新坐下，兩手抱頭，感覺到蘇嘉走近他了，低聲地）金姐兒。

蘇（打起精神）唔。

馬（沒有什麼話講，想了一想）什麼時候了？

蘇（搖了搖頭）不知道呀。（一轉念）爲什麼？

馬（抬頭望她，不覺悲從中來）金姐。你知道今天——（忽然中止）

蘇（微驚）今天，什麼？

馬（一個字一個字地）今天，輪到你和我了，

蘇（低頭）

馬（述懷）想不到我馬順英雄一世，今兒得到這麼一個結局。

蘇（望着他，發現了他頰上流着眼淚，意外之感）

大叔，怎麼的，你哭了？

馬（無言。一陣悲苦衝塞上來）

蘇（低着頭，走了兩步，欲言又止者再，然後背着他，用一留低沉而有力的調子）我從前書上唸過，兩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低地，差不多是帶着嗚咽）大叔，死，是這麼難嗎？

馬（想了一想之後，突然回身，激動得厲害）金姐，這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我——（語塞）你以爲我，怕死？你，你——

蘇 (用手制止他)不，大叔——

馬 (始終是激動的口吻)金姐，難道連你也不懂得我？你以為我怕死嗎？(直望着她，然後放慢一點)要是你躲開了，我一個人給他們帶住，那我就笑着去死，我死了也很光彩，可是現在，(低頭)我對不住蘇爺，我成了個不忠不義的結局，我，死了也不安心。

蘇 (連忙安慰他)不，大叔，你沒有錯，你對得住——

馬 (搶着說)不，我對不住蘇爺，我也對不住王秘書，(蘇作手勢阻止他說下去)要是他們明天來了……

蘇 噓！(停止了他的話，然後強作笑顏低聲安慰他)大叔，這不是很好嗎？咱們倆一樣的死得光明正大，爸知道了一定會高興的。

馬 (搖頭)你年紀輕，你不該——

蘇 (攔着他的話)不，爸爸有你這樣一個朋友，有我這麼一個女兒，要是他知道，一定會很高興，是嗎？

馬 (長歎，自怨自艾)唉，我太大意，我早該讓你走了。

(躺在左邊的那個人掙起半個身子，似乎在聽他們的話，馬順嚥了口。

(風聲，遠遠的傳來了一陣歡呼的聲音。

(二人聳耳聽，另一個人重新倒下去，祇有崔承富還像木頭一般的坐著不動，手頭的十字架搖晃不定。

(蘇嘉走開門邊，似乎感到寒冷。忽然聽到腳步聲音，站定。

(拉開門門之聲，兩個兵士模樣的影子押着那無名的女人進來，用力地向裏一推，女的踉了幾步，站定，依舊平靜得像女神一樣，臉上甚至顯出安詳的笑容。

(兵士聲：傳馬順)

馬 (一楞)我？

聲 還有，你叫蘇什麼？

蘇 (挺身上前一步)，是我。(然後回頭來)大叔，走吧。

馬 (直覺地要攔阻蘇嘉) 不，讓我去！

聲 (嘲弄的) 沒有甚麼客氣，一起走吧。

馬 (振作一下) 好，一起走。(仰望着天空，飄飄似的) 蘇爺，馬順不能替你報仇雪恨，反而連累了金姐，祇能一死，報答你了！

聲 快走。

馬 (奮然大踏步下，至門口，忽然想起了似的，站定，回過身來，對那冷然站在中央的女人) 喔，你——

女 (無言也望着他)。

馬 (欲言又有所顧忌，終於打定主意) 王秘書——

(一個兵士狠很地上前一步抓住他)

聲 別囉嗦，走。

女 (低聲) 什麼？

馬 王——

(兵士押着他們走了。)

(女的皺着眉尖想一下，輕輕地喘了口氣，無言地走向方才馬順坐的地下，坐下。)

(沉默。)

一二秒鐘之後，一陣尖削的風聲，夾着送來了一陣一羣人的歡笑鼓掌的聲音。那個站着的人又擡起半個身體，似乎不堪寒冷，打了一個寒噤，搓着兩手，牙齒裏發出抖擊的聲音。這個人軀體矮小，長頭髮，濃黑而下垂的眉毛，細小而銳利的眼睛，扁鼻子，很久不剃的鬚鬚，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襤褸布片胡亂地堆在自己身上，還是格格地抖着，掙起身體來看了一下，想找個講話對象，但是誰也沒有理會他的樣子，又想躺下去，遠遠的又是一陣鼓掌的聲音，於是自言自語：

人 噓，冷哪……(看了崔承富一眼，沒有反應) 他妹妹的，(咀咒) 高興什麼？

(無言)

人 (把麥楷重新整理了一下，對崔) 老頭兒！

崔 (凝神屏息，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

人 媽的，全是曬吧。我還是「騎橋」(註一)。(睡下去，着地的時候好像看到了什麼冰塊，反射似的再坐起來，這一次是積極地要找人講話了，移向那個女人，好聲好氣地) 喂！(女人朝他看了一眼，無言，但是臉色是柔和的，沒有惡意。) 你，不冷嗎？

女 (微微地搖了搖頭)

人 不冷？那才怪，穿得這麼單。(停了一陣) 喂，你是幹什麼的？

女 (無言)

人 (轉向崔) 流子上的？(崔的冥想被他打斷，一跳，但是依舊歸於沉默) 不像，不像，流子上的女當家，那有這麼斯文？(自己笑着) 那(鬼鬼祟祟的問) 關裏派來的？

女 (無言，舉起手來，掠了一下下垂的頭髮，她的表情始終是沉靜而柔和，似乎有一點疲倦，但是從她的無言中發射出一種崇高的美麗。)

人 那，你就是個神仙。

(又是一陣沉默)

(腳步聲音，由遠而近，那人張望了一下，但聲音又自近而遠了。)

人 (對女人) 喂，這棒子(註二)是幹什麼的？幹嗎要把他塞在牢裏呀？(想起了什麼似的) 跟方才帶走的兩個是一夥？

女 (好容易從她臉上露出一點肯定的表情。)

人 義勇軍？(沒有回答) 也不像呀，娘兒們幹嗎要……(冷得發抖，不講下去了)

(崔承富，動了一下，口中低聲的自言自語。)

人 (搭訕) 老頭兒，進來了，就看得開一點，你，做禱告？(搖搖頭)

崔（不理會，畫了個「字」）
人（做個鬼臉）阿門。嘻，嘻，嘻……（自得其樂地笑了一陣，然後裝作同情的樣子，）我告訴你，住這種地方，第一件要學的工夫，就是要把心放定，什麼也不管。懂嗎？你不能出去，多想有什麼用呀？說他們兩個，那我看，照方寸的模樣，帶了出去（望着他）就——不會再回來啦。

崔（吃驚用眼光向他。）
人（隨隨便便）小鼻子辦事兒，就是這麼點兒呆板。開口供，用刑法，就一個個分別的用，成雙作對的帶去，那你就不用想了。（做了一個手勢）完啦……

崔 你說，他們已經完啦？
人（依然若無其事）你這個人呀，不痛快。人，誰沒有這麼一次？完啦，好啦，二十年之後，又是一條英雄好漢……

崔（望望他，無言，頭低下去，兩手抱頭……不勝傷感的模樣。）
（風聲，沉默）

女（一直注視着他，這時候慢慢地，以平靜的口吻）老先生，你放心。

人（吃驚）欸？開口啦，你，哈哈。

女 今天不會。

崔（很快）不會？爲甚麼？
女 今天是他們的天長節，他們皇帝的生日，方才管牢的在說，今兒免了。

崔 當真？
人 嘿，你懂得他們的話？
女（沒有理會他，低聲對崔）不會錯。
人 對啦，對啦，今兒是舊曆的四月底，去年這時候，我在大連，他媽的晦氣，我也在黑房子裏，小鼻子倒給我們添了菜。

女（稍稍提起一點興緻來，看了他一下）你，幹什麼的？

人 (有人跟他講話，得意了)我？嘿，說出來，不大體面，我的買賣流子上叫……(又自己否定了)不，流子上的話，你們不懂，講得明白一點，就是……(又有點扭捏)說吧，我隨手牽了他們一條牛。

女 (恍然知道他是一個偷兒，不再講下去了。)

人 (看出了對方瞧不起的神情，若干是爲了遮羞)可是現在，我也是義勇軍啦……

崔 (吃驚)你說，什麼？

人 (笑着)他們要派你，有什麼辦法，照鬼子的說法，凡是跟日本人打麻煩的，搗蛋的，就是義勇軍。

崔 你也跟日本人搗蛋？

人 (聳聳眉毛)就嗎不呀？這是咱們這兒說，鬼子還不就是胡子？往先有胡子的時候，不是日子過得比今兒好嗎？(滔滔而談)第一，胡子不搶莊稼老，——(連連改口)自然，也許偶爾有這麼一次，兩次，可總不會像鬼子一樣的長期搶呀……搶吧，也不會要你「當日窮」呀……

崔 (低頭不理會他)

女 (沉默了一陣之後，從疲倦中現出一點不安，望望天，然後，依舊用平靜的調子，對崔)快晚了吧，現在。

崔 (望望她)他們不會回來啦……

人 (對女)你問什麼時候？

女 (微微點頭)

人 那，我知道，(一忽落跳起來，從那釘住了的窗縫中望出去看，一邊講)太陽照在第二棵樹上，快「看富」(註三)啦，四點，不，五點差不多。

女 (點點頭，遲疑了一陣之後，再向崔)請問你，那姓張的，後來——？

崔 什麼？張文西？

女 (哭他哭聲一頓) 唔。

崔 後來？不是你看到黑田把她交給了老馬，老馬放他走啦，爲了這，大吉這孩子…… (咽嚥)

女 (低聲地) 這我知道。他，沒有留下什麼話嗎？

崔 (盯住她) 你，你，真當我跟他們是一夥的？ (帶哭的聲音) 那是天大的冤屈啊……我，什麼也不知道…… (聲音嘶啞而高亢。)

女 (用手制止了他) 我不是這個意思。

崔 (訴述) 有什麼話，誰知道，大吉死了，我…… (憂然中止)

人 (嚴重地) 噓！ (很快地，熟練地回到自己原來的位，死一般的躺下，抖動。)

(崔睜大了眼睛望着對面，女的回復石像一般的沉默。)

(兩個頭上扎着手巾的移民押着馬順和蘇嘉回來，馬順顯然是受了很重的苦刑，兩個人插着他的肩窩進來，胡亂地丟在地上。移民發出了很重的脚步聲走了——

(幾個人的注意集中在馬順身上，蘇嘉很快地伏在地上，低聲地)

蘇 大叔，大叔……

崔 (走近去) 怎麼啦，他……？

蘇 (低聲) 讓他躺下。

(那偷兒很快地拿了些麥稭，給他墊好，扶他躺下來)

人 血！ (對蘇嘉) 別動，你給他按住，我去拿點灰…… (跑去地窖的那邊，從地上捧了一些灰)

蘇 (啜泣) 大叔，你醒醒，你……

人 (在傷口上撮了些灰) 挨了揍？

崔 (低聲，斷續的言語) 今天，沒有，槍斃人？

蘇 (搖頭，然後慘痛而激越的聲音) 槍斃？槍斃才好哪，比槍斃還兇，比槍斃還慘，比槍斃還狠……

崔 他們——

蘇 (繼續下去) 他們把全堡子的人都押出來，要大家向東方「遙拜」……(氣噎，停了一下)。

人 妹妹的，又是壞主意。

崔 都拜了？

蘇 (倔強地) 才不，他們喊口令的時候，大叔很快地轉過身來，向南方跪下，大聲地喊……

崔 南方……？

蘇 唔。

女 (溫和地) 他喊了什麼？

蘇 (這時候才注意到她) 他喊：關裏的人呀，咱們在等你們，……下面沒聽明白，幾個鬼子。就撲過去按住了他，打呀，踢的……(馬順動了一下) 大叔，大叔，你……

馬 (謊語一般的) 王祕書，王祕書……

女 (聳耳聽)

蘇 大叔，你別——

馬 (呻吟) 別忘了我們，別忘了……

女 (伏下去，在他耳邊) 不會的，馬老先生。……

蘇 (望着她) 你知道？

女 (點點頭)

蘇 (性急) 他們會來——

女 (用眼色制止了她講下去，兩人對視了一下，然後) 他走了？很平安？

蘇 大吉，(一停，看了崔一眼，崔已經躺下了)……是這麼說。

女 呀……(把眼光轉向馬順) 還滴着血呢，(對偷兒) 再給他安上點灰土……(那人點點頭，跑到地窖那邊去了。)

女 (低聲而急促) 沒有留下什麼話嗎？

蘇 (微微一楞) 他？

女 唔。

蘇 (想起了什麼似的)你叫什麼?

女 (浮出了微笑)我叫我呀。

(偷兒把灰給馬順安好,熱心地看護他。)

蘇 「我」?那,沒有。

女 (望着他,終於不自然的沉默)

(人靜下去的時候,隱約地可以聽到風聲,羣衆哄笑鼓掌的聲音。)

(馬順呻吟,蘇嘉伏下去給他揉撫。)

女 (眼睛表示出她想到了一個方法,對偷兒,依舊平靜地)他們在幹嗎呀?

人 (她跟他講話的時候,在他總是覺得很有面子的)他們?那,那一定是……(側耳細聽,自言自語)是犄角吧?

女 (低聲地)你去看看,該是吃飯的時候了吧?

人 早吶,——(一轉念,笑了)

女 什麼?

人 (低聲,狡猾地)我明白啦,你們,你們要談談,對嗎?我給你去「量水」(註四)。

女 (微笑)你是個好人。

(那人跑到門口去放哨)。

女 談談吧,蘇姑娘。

蘇 (一楞,但立即平靜了)甚麼?

女 你總不該懷疑我吧,——我跟王祕書一起來的。

蘇 (低聲)噫。

女 (利用時間,比較快一點)他,怎麼走的?(補充一句)走的時候,他講些什麼話嗎?

蘇 (回想)唔,他跟大叔講了,可是我沒聽見。

女 (失望)是那高廩孩子送他走的?

蘇 噫。

女 別的沒有話了，關於我的……

蘇 關於你？（想了想）大叔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女 他說？

蘇 他說，「她就是她，沒有名字」。

女 還有什麼？

蘇 （敬意）他說，你是闖了不起的英雄。

女 （微微地搖了搖頭）瞧，不是被帶住了，什麼辦法也沒有嗎？

（一停）沒有別的話了？

蘇 沒有了。（忽然想起，眼睛一亮）噯，對了，他還說了幾句怪話。

女 怪話？

蘇 唔。

女 （從來未有的生動起來，這和她過去一貫的平靜比較起來，更顯得這時候內心的激動）他說什麼？

蘇 （想着，一個字一個字地）他——說，告訴你，包米麵三斗，一定準時送到，當心身體，最好預備一點柴火。

女 （興奮）就這麼說。（不自禁地屈指計算）

蘇 唔。（問她）這，什麼意思？你要包米麵？

女 （笑得非常美）噯，我要，你也要呀！沒有別的話了？

蘇 （不明其意）沒有了，這是——

女 （自言自語一般）外面在犄角，他們很高興，好，可是，得預備點柴火……（對小偷）喂，當家的。

人 （回頭來）沒有事，你們談吧。

女 你過來。

人 （慢慢的進來，笑着）好派頭，晚上還擺席呀。宰了一頭牛，又是那末晦氣……什麼事？

女 有個捲兒？

人 什麼用？

女 抽呀。

人 (奇怪) 家婆？(搖頭) 進來的時候，全給灑(繳)啦。

女 有「崩心子」(註五)？

人 也沒有。(低聲) 你們打算——？(望望四方，然後嚴重地) 幹不得，「女當家」，(點點人數) 一，二，三，四，五，兩個女的，一個老的，一個快死啦，沒有炮，沒有「崽子」(註六)，「好狗抵不了狼多」，太危險。他們有炮，有「手豁子」(註七)，「碎嘴子」(註八) 就有兩架。

女 (搖頭) 不是這意思。好啦，你去看看他們——？

人 他們——(正要講，聽到人聲，很快奔回去)

(大家回復到沉默)

(人聲似乎是爭吵的樣子，大家聳耳聽)

馬 水，給點兒水。……

蘇 (一邊聽着，一邊對池) 耐耐，大叔……

(六平好像已經喝了幾杯酒了，大踏步進來，開門，但是當他走近蘇嘉，又顯得拘束起來)

(站在蘇嘉前面，無言望着)

(沉默)

(小倫從鞋底裏摸索出一捲紙幣來，數了幾張，鬼鬼祟祟地走近六平，以一種做慣了的手勢，他向一塞，然後用手做了一下吸煙的姿勢。)——

人 有？Kore, kore!

六 (向池凝視了一眼，狠狠地一脚將池踢開。) 滾你滾你的！

(回頭對蘇嘉，慘澹的調子) 有什麼要做的事沒有？

蘇 (將視線避開他)

六 (對崔) 有什麼要做要做的事情沒有？只要，對你們，好處有。因為——(語氣突然中止，低下了頭。)

崔 (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什麼?

六 (慘然抬頭，遲疑了一下之後，打定了主意，因為，(看了看蘇嘉) 祇有今天這一晚了。

崔 什麼?

蘇 (不覺悚然)

六 (稍稍平靜了一點) 將這當作命運，定了心吧。明天一早，他們就會把你……

崔 (着急) 把她?(望着蘇嘉)

六 (點了點頭) 人，發了瘋，像一羣野獸，(好像是對自己發問)，殺，殺能解決問題? 滿洲這塊土地上，殺了多少人啦? 土民的感情，一天比一天險惡，每個人的眼睛都帶着敵意，連一個可憐的女孩子……(唏噓) 我能替你做點什麼事嗎?

女 (覺得有點意外，想了一想，趁她往口的時候，平靜地) 給他們的手鬆一鬆吧，瞧他們這累的樣子……

六 手?

蘇 (好像有了一個什麼主義，把縛着的手舉起來)

(六平被吸引着，走進一步，望着她的手，突然的蘇嘉舉起手來，猛烈地在六平臉上打撲過去。六平狼狽後退，最初是茫然若失，接着看見蘇嘉冷酷的表情，夾心痛惡的眼色，突然恐怖起來，蹣跚地退後，——

六 (歇斯迭里地) 這是，對我的回答?(周身奔出) 人都發了瘋了，人……都像炸彈……

女 (很慘地走過去，蘇如癡，耐耐。還，這會壞事的……

蘇 (異樣的笑) 可是，我，覺得痛快……

人 (奔到門口去望了一下回來，舉起大拇指來) 有種! 打得好!

女 (對蘇嘉) 靜靜，你坐下……我們……(望了偷兒一眼)

人 (迎上去) 女當家的，(低聲) 你有什麼好主意沒有? 我跟你掛個柱(註九)。

女 (帶笑地搖了搖頭)
人 噲……(正要講下去——)
崔 (對女) 明天一早，他們會……
人 (攔住他們的話) 洩氣的話少講。(回頭對女) 你報個字吧。
女 什麼？
人 我會推八門，占個課試試……
崔 (對女) 我，我……
女 (安慰地) 你別怕，老先生……
崔 不，我不怕，你，你，有什麼事情，可以給我做嗎？我要——
女 噓！(制止他的高聲，然後似乎有意講給偷兒聽) 討厭，天快暗了，有點兒火多好呀！
人 你要火？
女 噫。
人 什麼用呀？
女 (想了想) 點燈。
人 那來的油啊？
女 (笑了)
人 (懂得了她的意思) 單要火種？
女 噫。
人 (很快) 你去看門，我有辦法。
女 (無言，若干緊張的走向門口去。)
人 (爬行到屋角，挖開一塊磚石，從裏面取出一隻筷子來，回到原來的地位，對好奇地望他們的蘇嘉，指指頭髮低聲說——有針兒沒有？
(蘇嘉摸了摸頭髮，取出一枚髮夾來，交給他。)
人 (拿起看了看) 太細！(把針插在筷子的尖端，很熟練地從破衣服上撕下一些布邊，縛得緊緊的，然後用布條和兩只筷子做成一個鑽子，試了一試，望着在門口張望的女人) 沒人？

女 (點點頭) 快。
(偷兒奔到屋角上：在一塊木頭上鑽木取火，久久沒有火星——)
崔 (感覺到怎麼一會事了，上前一步，低聲) 放火？
人 (對他，始終是沒有好口氣的) 躺着，沒你的事兒。
(好容易發出一顆火星來，但是當他用麥蒿去引火的時候，又熄滅了)
崔 (熱心的指指窗外) 外面全是高粱柞子……
人 ((怒目而視) 站開點兒。
(崔無法，回到原來的地位去，蘇嘉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想把馬順抱起來……
(一陣人聲，女的用手勢叫偷兒停止鑽火，他立刻把鑽子塞在麥蒿下面，自身躺下，呻吟。
(幾個人跑進來，一下把門推開的是滿面殺氣的村山，拿着那枝大手槍，隨後另一個移民用手電筒閃照了一遍。
村 (點人數) Ichi, ni, san, si, go (對門外喊) Nigeteoran!
(註十)
人 (掙起來半個身子) 什麼事啊……
村 (正要走，回身來) 日本人，六平，來過？有？
人 來過 arimasu, arimasu。
村 (站着) 人，那兒去了，有？
人 (指指外面) 去，去了。(嘻皮笑臉地問) 什麼事啊？太君。
村 逃啦，(忿忿地下)
人 逃啦，嘿！鬼子自己也開小差！
女 (對他解釋) 這叫移民病，多得很啲——(催道) 快！
(門外人聲) Musaka da……Musaka da……
(人聲漸遠。)
(黑田的聲音「鎗斃，鎗斃！」)
(偷兒又取出鑽子來，取火)

女 (對蘇)你，(對崔)把他(指馬)移到後面去，快！
(崔和蘇嘉扶起馬)。
(槍聲。大家耳聰)

蘇 來了？他們……

女 (停了停，搖頭)怕是打那個開小差的日本人吧！快……(自己動手把麥堆堆在一起)

人 (急促的聲音)快，快。
(女的趕快的取麥堆堆在已經出火了的木塊上，吹着。
(外面槍聲一響——
(腳步聲)
(進來的是黑田和一個拿着明子的移民。——
(女的坐下，把衣服蓋在方才發了火的地方。)

黑 (站住，把自己贊謔一下)很好。大家都在，沒有事兒。(走到馬頤的身邊)怎麼樣？馬老先生，方才，嘿，對不起啦。(好險地看看每個人的面色)什麼？有什麼事嗎？(崔緊張到發抖，不停的偷看着那女人，黑田感到了空氣的險惡，退後一步)怎麼的？(故作從容)我看，爲了各位的安全，我得檢查一下，站起來！(用脚踢馬頤)

蘇 (爲了拖延時間，用最大的忍耐)他不能站……

黑 不能，也得站才對。
(一縷青煙從女人的衣服下面冒出來——

黑 (鼻子動了一下，緊張)什麼，什麼地方冒火！(嚴厲地)站起來，(指示)這一邊！
(外面一陣槍聲)
(蘇嘉和小偷扶了馬頤，走了兩步；女的正想把火坐熄，黑田似乎感到了，拔出手槍，奔過去，突然，崔承富猛撲過去，搶了那個移民手上的明子，用全生命的力量，撞開釘死的窗子，將火把擡出去，黑田對準他開了兩槍，摧倒下來，女的奔過去。

(舞台幾乎已經黑暗了，馬順看見這情形，掙扎起來，猛撲過去。)

黑 (對那移民)快，救火！(移民奔出)叫幾個人來。

(黑田正要開槍，門外喊聲，回身欲出。)

(窗外已經現出火光。)

(黑田突然倒退進來，從火光中可以看見一個人把一支手槍對在他的心口，小偷很快奔上去，奪了黑田手裏的槍，得意地對準了黑田的後背。)

(火光愈大。)

(槍聲，喊聲。)

(在火光中可以看見拿手槍對住了黑田的正是張文西，依舊是從容不迫，李麻子拿着步槍，緊隨着他的後面。在大家驚異中聽到他沉重的聲音。)

張 人都在哪？

馬 (差不多像一個夢一樣)啊，王秘書！(一幌，站不住又倒下了。)

張 (用手勢將黑田交給李麻子，很快地上前一步)老馬！(去扶他)沒事嗎？好得很！

女 (靜靜地從他身邊站起來，無言地望着張文西和馬順相見的場面。)

張 (發現了她)啊！(走向她)你辛苦了！(兩只手和她握手)

女 (微微的一笑，用眼光指示承富)既是，不幸得很，他，不行了。

張 (悲痛地)喔，糟，遲來了一步。

女 太勇敢，太勇敢了。

張 (點頭)使他勇敢的，是日本鬼的殘暴，(上前兩步，伸出手來，向感極而泣的蘇嘉)啊！蘇姑娘！她嗎？沒有受傷？

蘇 沒有，王大叔！

張 (對女)有您找不到柴火，所以不等您的信號，就把包米麵帶來

了，（笑了一笑）解決得很容易，機會真太好了。

（點一點人）

（把槍托打了黑田一下，狠狠地）把乾貨——拿出來！

（搜他的身體）

張 誰？

女 一個——（稍遲疑了一下）一位幫手。他給我準備了柴火……

（外面吹口哨聲，幾個武裝了的農民擠到門口。有人喊：「在，在，沒有跑走。」

（小偷已經和李麻子將黑田縛起來了，黑田倔強，脾氣，有人喊，「揍他，剝他的皮」，有人用磚頭擲他。）

張 （用手制止了他們，冷冷的對黑田）對不起，這是人民的仇恨。（回頭對門口）好好的看住他，別胡來，我們可以慢慢的辦。（走到蘇嘉前面，望了她一下，然後以感激的口調，對大家）這個堡子克復了。（停一下）蘇姑娘，蘇團長，英靈，跟着我們，打回來了！但是，這還是一個開始。我們要趕走日本鬼，我們要守住這個地方，但也說不定我們明天又會把這地方放棄，不過，老百姓，莊稼人，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土地的。

（蘇嘉泣下。）

（外面風聲，火光。）

張 （指示門口的人）救火吧！今天風很大，可是，這已經是南風了，（自問自答）是嗎？從南邊吹來的風，是不會太冷的，（拍了拍馬順的肩膊）老馬，我們來了，你的指望，達到了，你陪金姐，回南邊去吧。

馬 （一楞）回南邊去？

張 （點頭）南風給我們帶來了溫暖，你也給我們送個信去！告訴南邊的口外人：我們還在幹，還有很多人在幹，（微睜了女的一眼）有些人真很不錯。要他們放心，東北人的靈魂，沒有被消滅，他們死得漂亮，活得光輝。（對蘇嘉）金姐！託住了話沒有？

蘇 (堅定地) 可是，我不走。

張 不走？爲什麼？

蘇 跟大夥兒一起，活得光輝，死得——

張 (用慈父的口調攔住她) 不，不，年青人不能死，活下去，活下去。跟大夥兒一起，你會受不住的，這是打仗。

蘇 (差不多是一種反抗) 受不住？不，事情還有比死更難受嗎？(若干驕傲也) 我們已經死過了，我受得住，一定的，王大叔。(懇求的向着女人) 你說呀，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嗎？

女 (望望張文西)

張 怎麼樣？

女 (微笑，點點頭)

張 那也好，(走近她) 大夥兒一起吃苦，熬住，結結實實地活下去。

(蘇嘉興奮的抱住了這位神祕的女人。)

蘇 謝謝你！謝謝。

(遠遠地歌聲

(火光，歌聲漸大)。

——幕下——

(註一) 窮匪隱語，睡覺。

(註二) 俗語，韓國人

(註三) 流子上的隱語，吃飯。

(註四) 放哨。

(註五) 火柴。

(註六) 子彈。

(註七) 手槍。

(註八) 機關槍。

(註九) 「掛柱」，入夥，加入一份。

(註十) 日語「一，二，三，四，五，沒有逃走。」

(註十一) 錢。

記「離離草」

五月初開始寫這個劇本，今天校改完畢，已經是深冬了，窗外吹着風雪，據說這是重慶罕有的嚴寒。我沒有在北方度過冬天，但很奇妙，一想到北方原野上的積雪，掛在茅簷下的冰柱，炕床，爐火，和緊圍在煤油燈下談話的人們的時候，倒反而感覺到一種異樣的溫暖，這些印象，大概是從書本裏得來的吧，但我却明白感到，好像心理上的暖和已經勝過了生理上的冷感。

我生長在江南，在北方所就的時間和全生涯比較起來幾乎是渺不足道，但是出於常情之外，我永遠永遠地懷念着那一片渺無邊際的在風雪中受難的地方。我攀登過金剛山的高峯，憑吊過牡丹江的戰跡，在泰山之巔看過日出，在八達嶺上聽過駝鈴，我也曾像一個顛行者似的獸坐過異國情調的哈爾濱的酒館。我不能忘掉這些地方，但更使我一想起就發生親切之感的却是那些數不清的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苦難深重的人像。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個暑假期內，我曾新在朝鮮滿洲作過一次無目的旅行，在京城的一條不知名的街上，我看見過

一隊日本憲兵，爲了誇示他們的威武而縱馬踐踏了整個的菜市，在奉天車站，我目擊到一個日本路警任何一點藉口都沒有地把一個苦力推下火車急駛中的軌道，而在這種場合，一方面說，我在周圍羣衆臉上看到的可以說是一種沒有表情的悲傷，一種沒有言語的反抗；而在另一方面，在長期的威壓之下，我也看到了爲着維持最低最苦的生存，人們也就不知不覺地學會了一種應順一切壓迫和作踐的習性，在奉天車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館裏，一天清晨我聽到了一種奇妙的叫賣聲音：

「Nappa喔，白菜，Kiuri喔，黃瓜！」

Nappa 和 Kiuri 是白菜黃瓜的日本語發音，在中國地方，在二十年前，做小販的農民也已經不能不爲着生活而學會幾句日本話了。在最初的霎那，我想，在那些不敢相信自己是主人而祇求做一個和平奴隸的人，不敢相信自已可以決定自己的運命而將眼前的苦難認爲命中註定的人，被祖國的官僚軍閥遺忘在關外，除出租稅勞役之外永遠不會記起他們之存在的那千千萬萬的螻蛄般的曾經爲人的動物，國家民族之類的概念，也許在他們心中腦裏該早已經全不存在了吧，可是，這想法在另一些遭遇中完全地被否定了，那時候我是一個日本工科學的學生，在旅行中我穿的日本學生制服，在朝鮮在滿洲，爲了言語不通，我通常用的也祇能是日本言語，在全旅行中，由於這種服裝語言的緣故，我和我們同胞兄弟以及親如骨肉的近隣民族之間，造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高牆，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地釀成了異常險惡的充滿了敵意空氣。在從釜山到平壤的火車中，一位同座的朝鮮女學生峻烈地拒絕了我對她的談話，我從她表情中明白地感到：在她眼中我幾乎是一個虎狼一般可怕，毛虫一般可憎的對象，我慚愧當時的鈍感，我還以爲她的冷若冰霜祇是由於少女應有的羞怯，可是，這樣的敵意繼續了一晝夜之後，當她在我手提箱的名刺上發現了我是一個中國人的時候，她的態度突變了，她告訴我平壤的宿屋，可以找到中國人的地方，還在有意無意之間流露了她對這個遠隔了的隣居的嚮往，

她，我記得非常明白，還不過是十五六歲的年紀吧，在她開始懂得世界的時候，那一幕「日韓合併」的血腥悲劇也該早已經是歷史上的事件了吧，但，從她那不經意的一憎一喜之間，何等深刻地表露了一個和平民族對侵略者的仇恨！這樣的瑣事，在今天似乎再沒有絮述之必要了，在我們國土的沿江沿海，不也已經有千千萬萬的婦孺老弱，在無言的敵對中等待着復仇的時候麼？血總比水濃厚一點，法西斯侵略者的一切欺騙，一切懷柔，不是連對一個天真的女孩子都完全失敗了麼？我想起了無數個敢怒而不敢言的表情，我彷彿聽到了千萬個被作踐者的無聲的哭泣，「難道已經忘記我們了麼？關裏的人呀，已經十多年了，九一八那一年出世的孩子已經進了中學，已經會講流暢的日本話了！」

從嚴格的觀點上說，九一八正是第二次世界戰爭的開始，可是，一十三年以來，從日本法西斯起，裏裏外外，有多少人不願意將這驚天動地的武裝侵略定義的法西斯性的戰爭，而祇願輕輕地將它叫做「滿洲事變」？在汪精衛秉政，執行着所謂「不擴大方針」，「陸鄰政策」的時候，在關外是血海尸山，在關內是遺民淚盡，一年年的過去，在今天，我們之中也許已經有人淡忘了爭取到七七這一天的經過是如何的九曲三迴，千山萬水了吧，但，作為一個和東北這塊土地這些人民有過愛情的人，將永遠不會忘記：即使在戰爭的日子中，也會有人一再而三，企圖以東北三千萬人民的身家性命作為少數人苟安和平的代價。我控訴這些人，我不止一次會在我的劇作中「魁嚴地」插入了「九一八」和「東北」這些「非藝術」的使人不愉快的字眼，我懂得感情是一匹難以御制的野馬，所以聽到東北的口音和提到那些曾經旅行的地名就像被一根鞭子抽打着一個久未癒合的傷口，——這，在我祇能說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情。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讀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寫的報告和筆記，被東縛的大池在悲嘆，在哀訴，在哭泣，被割開了的傷口在排膿，在流血，但，儘管是出於敵人的筆下，這一切，於「滿洲」的報告不也表示

了這塊苦難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長着新肌與新血麼？血在灌溉新芽，他們沉默的戰鬥以心傳心地在激勵着整個的民族，我相信，每具有血性的中國人，誰也不會忘記將我們引導到全民抗戰的這「最初投擲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麥子」的。

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於抉擇的，也祇有人民的武裝抵抗，是才能使侵略者的軍隊癱瘓的，白居易說，「野火燒不盡」，那麼從那些敵人筆下所記錄的材料，不是也已經够使我們遠隔的人感到盎然的春意了麼？

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記。

離 離 草

每冊北幣廿七元

著 者 夏 衍
出 版 者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總分店：

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

諸城 日照 臨沭 東海

邳縣 濰馬 竹庭 莒縣

莒北 郟城 膠縣 高密

泰安 十字路 新安鎮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臨沂出版

1—3000冊

861
1021

#02

102421

()